

1	7
2	7
10	

慶應義塾
圖書館
藏書印

卷之九

劉玄德敗走江陵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
流殺將來截住曹仁。此殺忽遇許褚就與交
鋒。不十餘合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
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江到上流糜芳
劉封安排排船隻等候。一齊渡河。孔明教將船
符箭放火燒毀軍馬。盡赴樊城去了。曹操
仁引着敗殘軍馬就新野中住。

曹操具言失州之事。操大怒曰：「諸

敢如此揮動三軍，盡至新野漫山寨，且住
寨柵，操教軍士一面向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
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劉曄曰：「丞相
初到襄陽，必用先買民心，民心若定，縱兵微
亦可守矣。目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
一槩盡起兵二縣為塵粉矣，不如先使人招
安劉備，縱然不降，亦可以見愛民之心也。若
使事急來降，則荊州之地不須征戰矣。」然後

泉襄陽之兵可圖江南也曹操曰善可使誰
去劉曄曰徐庶舊與劉備至厚見在軍中何
不命他往說之操曰他去不復來怎生奈何
曄曰庶若不來則笑後世使之勿疑喚徐庶
至操曰吾本欲踏平樊城奈何憐衆百姓之命
汝可往召安劉備如肯來歸降免罪賜爵如
若執迷不順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今知汝
忠誠不疑使之汝無負吾徐庶受命而行行
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其語舊曰

若夫

庶曰操使其來乃假買民心操之奸
若不還致惹萬人之笑又指其心曰不
將軍共圖王霸之業盡此方寸也今老母已
喪無益於事終身不設一謀非爲人也公有
臣龍輔佐何愁大事不成今操分八路之兵
填平白河踏碎樊城公可速行勿請自誤庶
辭別而去玄德與孔明曰似此如之奈何孔
明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此爲上計玄
德曰爭奈百姓相隨許久安忍棄之孔明曰

今人遍告百姓有願相隨者同去不願者
留下先使雲長去江岸準備船隻就令孫乾
簡雍在城中揚聲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
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兩縣之民若老
若幼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隨使君即日
號泣而行却說徐庶回見曹操心說劉備並
無降意操大怒卽差五萬兵去填白河分八
路軍尅日進兵却說新野城百姓聽得大
軍來只見後面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

江兩岸哭聲未絕玄德於船上大慟曰爲吾
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
而死左右扯住聞者莫不慟哭船到南岸回
顧那百姓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差雲長
催船渡之方纔上馬轉至東門城上遍插旌
旗壕邊密布鹿角拽起吊橋玄德勒馬於門
邊大叫曰賢姪劉琮吾但欲救百姓與你並
無疑心可快開門人報劉琮劉琮懼怕而不
能起勢塌張允得知劉備喚門邈來敵樓上

叱之曰左右與我亂箭射之城外百姓皆望
敵樓而哭忽後城中一將默然跳起引數百
人逕上城樓來殺蔡瑁張允此人是誰身長
九尺面如重棗目似朗星如關雲長模樣武
藝獨魁江表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延
大呼曰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也汝等何投曹
操以圖爵祿非義士之所為吾今願請使君
入城誅賊輪刀砍死守門將遂開城門
吊橋大叫劉皇叔領兵殺入城以討國賊張

飛躍馬欲引軍入城玄德急扯住曰休驚百
姓飛因城上人放箭恨不得踏平襄陽爭奈
玄德不肯魏延正言中間一將飛馬引軍而
至叱之曰汝是無名下將安敢亂言以犯上
耶其人身長八尺面貌雄偉南陽宛城人也
姓名聘字仲業乃荊州之大將也挺鎗躍
馬直取魏延兩下軍在城混戰喊聲大震玄
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也
孔明曰江陵乃荊州緊要錢糧之地不如先

取江陵爲家勝襄陽多矣劉玄德曰正合吾
心於是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
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
去魏延戰文聘從已至未手下人皆折盡匹
馬出城後面蔡瑁張允又趕魏延不見玄德
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却說同行軍馬有
數十萬大車小車數千輛挑擔背包者不計
其數道路之傍偶見劉表墳墓玄德引衆將
拜於道傍痛哭而告曰不才辱弟劉備無德

無仁失兄寄託之重此實不得已望兄英魂
垂救荆襄之民助備而退曹操言甚悲切三
軍無不下淚後軍報曰曹操已屯樊城使人
收拾船筏次後渡江趕來也何不速行孔明
曰江陵要緊可以拒守今擁大衆十餘萬皆
是百姓披甲者少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
到江陵倘曹操至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
先行爲上玄德泣曰若濟大事必以人爲本
今人歸吾何以棄之百姓聞得莫不傷感後

來史官習鑿齒論劉玄德此是第一件好處
詩 同難甘心隨百姓 顧恩揮淚動三軍

曰 襄陽官道興兵日 行客猶然憶使君

玄德將傍百姓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必至
可遣雲長速往江夏求救於公子可起兵乘
船會於江陵玄德從之脩書使雲長孫乾引
五百軍速往江夏求救雲長去了令張飛斷
後趙雲保護老小其餘顧管百姓而行走十
餘里後歇却說襄陽城中因文聘魏延廝殺

卷九

六

殺死千萬餘人事定之後曹操在樊城使人
渡江喚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往見
名請行琮教與文聘同去王威密告琮曰曹
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心必懈弛無備矣
願君奮整齊兵數千騎設於險處擊之操可
獲矣獲曹則威震天下坐而虎視中原雖廣
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
已此難遇之機會不可失也琮聞之告蔡瑁
瑁叱之曰王威不知天命逆順之理安敢說

吾王也威怒曰賣國之徒吾恨力不足以啖汝也瑁欲殺之蒯越勸任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詔佞操問荊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給一載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闊艦音艨艟音大小戰船七千餘隻原是何人管領操加瑁為平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為

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二人拜謝操又曰劉表在日希望為荆王不遂其志已死今子劉琮既降於吾吾當表奏天子必封王位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主公不識人耳蔡瑁張允乃詭佞之徒何故加封如此顯官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知人乎吾所領北地之衆不習水戰今權且用之成事之後便當殺戮荀攸見說愕然却說蔡瑁張允歸見劉琮所說曹操封王之事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

人齎印綬執兵符親自渡江伏道拜迎曹操
操撫慰了當一同入城蔡瑁張允令襄陽百
姓香花燈燭迎接文武官員遂拜階下操喚
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荊州喜得具度
也遂加蒯越江陵太守樊城侯光祿勳傅巽
爲關內侯王粲爲關內侯丞相掾以十五人
皆爲列侯劉琮爲青州刺史便教起程琮大
驚辭曰琮不願爲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
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爲官免在江陵被人圍

卷九

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只得拜辭而去與
蔡夫人同往青州去只有故將軍威其餘官
員送至江口而回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
五百騎赶上劉琮全家殺之以絕後患于禁
得令行不數程赶上其傅丞相令教殺汝蔡
夫人抱子劉琮痛哭于禁喝令軍士下手止
有故將軍威奮力相殺被亂軍殺之可惜劉
琮全家被于禁殺了便回

詩 踈實信佞欲偷生 空獻荆襄九郡城

曰 晨牝懦兒駢首戮 誰知曹操不容情
却說曹操痛恨孔明使人隆中尋孔明妻小
搜尋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令人搬送去三
江內隱避之操深恨之及襄陽既定劉玄德
已去二十餘日荀攸諫曰江陵乃荆襄重地
錢糧極廣劉備奪之急難動搖操奮然怒曰
公不早言孤已忘之隨即拘集諸將新舊中
皆無文聘使人尋之方纔來到操曰你來何
遲聘對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

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境土生不負
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遂不得已以
至如此實愧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欷歔流涕
操愴然曰仲業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關
內侯操教文聘引軍指路操問左右此時劉
備約行有多少路知者答曰聞劉備一同百
姓日行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操教各
部下選精兵五千軍馬速即前去限一日一
夜赶上劉備後大軍陸續便進違令者斬諸

將得令都來巡揀好馬鎧甲拴束已了曹操
自騎戰馬帶領中軍能爭憤戰五千人一齊
上馬自監督衆將星夜趕來未知玄德性命
如何

長坂坡趙雲救主

曹操親領鐵甲五千限一日一夜趕上玄德
令如風火誰敢怠慢都跟文聘而進却說玄
德引十數萬百姓一千餘軍馬一程挨一程
往江陵進發分付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

孔明曰雲長去了絕無音信不知如何玄德
曰欲煩軍師親往催促劉琦昔日感公之教
以獲全生今公一往事必諧矣孔明不敢推
辭引劉封帶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應允去
了當日玄德自與簡雍糜竺糜芳正行之間
忽然一陣狂風就馬前撮起塵土冲天平遮
紅日無半點光彩耳邊只聞噯啣噯音毫之
聲玄德驚曰此是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袖
傳一課失驚曰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

可棄百姓而走玄德曰吾從新野相隨到此
安忍棄之雍曰主公恋而不棄禍不遠矣便
問前面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當陽縣這座
山名爲景山玄德曰只就此山住扎秋末冬
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宿到四更
時分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
急忙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迎敵曹操操率
精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危急忽
一彪軍來乃張飛也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

望東而走回顧觀看南邊有千百人馬殺到
長坂坡下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主之
賊非大丈夫也文聘羞慚滿面領兵投東北
前去背後許褚趕來張飛保着玄德殺散鐵
騎迤邐望東而走漸漸喊聲遠去玄德方纔
歇馬喘息未定回看手下隨行止有百餘騎
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皆不知
下落玄德望西哭曰居民十數萬皆因恋我
遭此大難吾家老小皆不知下落存亡雖土

木之人寧不悲乎正恹惶嗙啣之時忽見糜
芳面帶數箭跪於馬前口言反了常山趙子
龍也投曹操去了玄德叱之曰子龍是吾故
人安肯反也張飛曰他知我等勢窮力盡反
投曹操以圖富貴此乃常理也何故不信玄
德曰子龍與吾相從患難之時他心如鐵石
豈以富貴能搖動乎糜芳曰我親見他投曹
操去了玄德曰子龍必有事故再說子龍反
者斬之張飛曰兄弟親自尋他去如撞見一

卷九

錦刺死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丟
長誅顏良也子龍必不棄吾也他自去不要
相逼吾料子龍必不棄吾也張飛喚眾將跟
我來只有二十餘騎跟去其餘都跟玄德去
了張飛引二十餘騎同至長坂橋張飛回看
橋東一帶樹木飛生一計教從者二十餘騎
却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只在樹林內往來
馳騁飛遠看笑曰這二十餘騎當五百人飛
自橫矛立在橋上凭西而望却說趙雲自四

更軍至與曹軍廝殺往來在曹軍陣內衝突
尋不見玄德又失了主人老小趙雲自思曰
主人家眷二十餘口至親三口其糜二子俱
小主人阿斗都分付在我身上今亂軍中失
散有何面目見主人乎不如決一死戰報答
平昔知遇之恩此時只有三四十騎隨從雲
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嚎哭之聲震
天動地中箭着鎗拋男棄女着傷帶血而奔
走不計其數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十萬居民

卷七

四方八面亂竄逃命子龍正走之間見一人
卧在草中子龍近前視之却是簡雍雲急問
曰曾見主母乎雍荅曰我與你一處趕散二
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身上馬轉
過山坡被一將背上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
被奪了去我爭鬪不得雲回隨騎有馬借一
疋又看一將扶簡雍先去報上人我上天入
地好歹尋主母來如不見棄死在沙場上矣
教扶雍上馬今跟隨之人盡脫衣甲好生扶

持而去雲引軍望長坂坡而去忽一軍大叫
將軍之聲雲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是劉使
君帳下小軍護送車仗的被數箭射倒在此
趙雲便問夫人消息軍答曰却纔見夫人披
頭跣足相隨一夥婦百姓投南而走雲見說
也不顧軍望南起來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
百人相結而去趙雲大叫曰中間有甘夫人
否夫人在後面視趙雲放聲大哭雲滾鞍下
馬扎鎗而泣曰使主母失散雲之罪也又問

卷九

十四

糜夫人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
被逐棄車仗雜於百姓內步行又撞見一枝
車馬衝散糜氏并阿斗不知何處我獨逃生
至此言未畢百姓發喊又撞一枝軍來趙雲
綽鎗上馬看時向前馬上綁着一人乃是糜
竺也背後一將手提寶刀又有千餘軍跟着
乃是曹仁部下健將淳于導拏住糜竺正要
送去獻功被趙雲大喝一聲淳于導便舞刀
來迎只一合刺導於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

下馬二疋趙雲請甘夫人上馬前面殺開大路自送到長坂坡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如何反我哥哥趙雲曰我跟尋不見主母因此落後安敢反耶張飛曰不是簡雍先來報我見你時那得干休也趙雲曰主公安在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曰糜子仲保夫人先行趙雲仍去尋糜夫人并小主人也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鎗背看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

雲便不答話直取那將交馬處一鎗刺着剛於馬下從者奔走那員將乃是曹操隨身背劍心腹之人夏侯恩原來曹操有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劍自佩之青釭劍教夏侯恩佩之倚天劍鎮威青釭劍殺人砍鐵如泥當時夏侯恩自恃無人可敵乃撒却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正撞子龍一鎗刺於馬下就奪那口劍視看靴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雲聽後軍已到看時馬步

官軍漫山遍野盡皆圍定百姓擄掠殺害老
小趙雲挺鎗拍馬直殺透重圍回顧觀之將
士漸漸落消又殺一陣只剩得孤身趙雲無
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
夫人消息忽一人指口夫人抱着孩兒左腿
上着鎗了走不動只在面前墻缺內坐的趙
雲慌來追尋只見一箇人家被火燒壞矮牆
糜夫人抱着三歲幼子坐地上而哭趙雲慌
忙下馬人見糜夫人夫人曰妾身得見將軍

此子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
只有這點骨肉將軍可護持此子教他得見
父面妾死無恨矣趙雲曰夫人受難是雲之
罪豈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遇敵
軍必當死戰糜夫人曰不然將軍若棄此馬
此子亦失矣妾已重傷死何惜哉望將軍速
抱此子去勿以妾爲累也雲曰喊聲又近兵
又來到速請夫人上馬糜氏將阿斗遞與趙
雲曰此子性命在將軍身上妾身委實不去

也休得兩俱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又起雲大喝曰如此不聽吾言後軍來也糜氏聽得棄阿斗於地上投枯井而死趙雲恐曹軍盜屍推土壙而掩之解開勒甲條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而囑曰我呼汝名可應言罷縛鎗上馬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圍住土壙雲乃拍馬提鎗殺出壙外攔路者乃曹洪手下副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迎交馬不及兩合一

卷九

十七

鎗刺晏明落馬身死殺散步軍衝開一條路正走之間前面又一枝軍攔路爲首一員大將旗號明白乃是河間張郃趙雲更不答話來戰張郃約戰十餘合趙雲料道不能勝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趕來趙雲連馬和人顛下土坑忽然紅光紫霧從土坑中滾起那匹馬一躍而起

詩

當陽救主顯英雄

殺透曹兵幾萬重

口

馬躡紅光離土窟

將軍懷內抱真龍

人馬踴出土坑張郃大驚而退趙雲又走背
後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
般軍器來到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鎧前面阻
的是焦觸張南皆是袁紹手下降將趙雲力
戰四將殺透重圍馬步軍前後齊搦趙雲趙
雲拔青釭劍亂砍步軍手起衣甲平過血如
湧泉染滿袍甲所到之處猶如砍瓜截瓠不
損半毫真寶劍也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
見一大將軍橫在征塵中殺氣到處亂砍軍

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操急問左右是誰曹
洪聽得飛身上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願
留名姓趙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
洪回報曹操操曰世之虎將也吾若行這員
大將何愁天下不得乎可速傳令使數騎飛
報各處如子龍到處不要放冷箭只要活捉
的因此子龍得脫此難乃是主人洪福之致
也却說趙雲身抱後主在懷中直透重圍砍
倒大旗兩面奪搦三條前後鎗刺劍砍殺死

曹營名將五十餘員

詩 血染征袍透甲紅 當陽誰敢與爭鋒

曰 古來衝陣扶危主 只有常山趙子龍

又 紅光罩體困龍飛 征馬衝開長坂圍

詩 四十二年真命主 將軍應得顯神威

又 八面威風殺氣飄 擎王保駕顯功勞

詩 非干後主多洪福 正是將軍武藝高

又 風雲起處君臣走 驚倒當年曹阿瞞

詩 馬上將軍真猛虎 懷中又有整龍蟠

卷九

當時趙雲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身上熱血汚
滿征袍正行之間山坡下兩路軍出截斷去
路旗號分明乃是夏侯惇手下大將弟兄
人一箇鍾繇一箇鍾紳繇使大斧紳使畫戟
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背後張遼許褚趕來
四下喊聲大起子龍如何逃生正是纒離虎
潭又值虎窟未知性命如何

張翼德據水斷橋

鍾繇乃河內人也自幼學儒後來棄文就武

與夏侯惇做副將當日攔住趙雲趙雲見背
後追兵又至大喝一聲趕取鍾繯繯揮大斧
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一鎗刺鍾繯於馬
下衝路便走背後鍾繯要報兄讐持方天戟
趕來馬尾相銜那枝方天戟只在子龍後心
內弄影子龍大怒撥轉馬却好兩臂相拍被
子龍左手持鎗隔過盡戟右手掣出青釭劍
帶盔連腦削去一半鎗落馬而死餘者盡皆
奔回趙雲得脫望長坂坡而來後面文聘又

卷九

引軍趕來子龍已到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
挺鎗立馬於橋上子龍大叫曰翼德援我張
飛應曰汝可速行吾自當之那子龍獨行二
十餘里玄德等皆少憊於樹下見子龍血染
渾身玄德泣而問曰子龍懷抱何物子龍喘
息而言曰趙雲之罪萬死猶輕跪在地下泣
曰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遂
推土墻而掩之所抱公子身突重圍而出凡
遇敵軍與他戰十數番奪得青釭砍死無數

名將軍兵皆托主公之洪福幸而得脫適來
公子尚在懷中此一日袍內無動靜多是不
能保也遂解視之阿斗方纔睡着未醒子龍
雙手遞與玄德幸得公子無事玄德接過擲
之於地指阿斗而言也爲汝這孺子幾乎損
吾一員大將子龍泣拜謝之曰雲雖肝膽塗
地不能報也

詩 曹操軍中飛虎出 趙雲懷內小龍眠

曰 無由撫慰忠臣意 故把親男擲馬前

卷九

衆將救起公子皆哭甘氏暫於林中少歇尋
覓飲食却說文聘引一枝軍到長坂橋撞見
張飛飛取盔掛於馬鞍前橫鎗立馬於橋上
倒豎虎鬚睜圓環眼又見橋木樹木背後塵
頭大起又見樹影裏有精兵來往文聘勒住
馬不敢近前俄爾魏將曹仁李典夏侯惇夏
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瞋目
橫鎗獨立在橋上又恐是諸葛亮之計皆不
敢近前扎住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

報曹操操聞知火急上馬從陣後來却說張
飛睜圓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招飄之
勢白旌黃鉞戈戟旌幢來到料得是曹操其
心生疑親自來看張飛厲聲大叫曰吾乃燕
人張翼德在此誰敢與吾決一死戰聲如巨
雷曹軍聞之盡皆戰慄曹操急令軍去其傘
蓋回顧左右曰吾曾聞雲長舊日所言翼德
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級如探囊取物耳
張飛見他去其傘蓋睜眼又叫曰吾乃燕人

張翼德誰敢與吾決一死戰曹操聞之乃有
退去之心飛見操後軍陣腳移動飛挺鎗大
叫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說聲未絕曹操身
邊夏侯霸驚得肝膽碎裂倒撞於馬下操便
回馬諸軍衆將一齊望西奔走正是黃口懦
子乍聞霹靂之聲病體難夫難聽虎豹之吼
棄鎗擲地者不計其數人如潮退馬似山崩
自相踐踏者大半赴命而走

詩 長坂橋頭殺氣生 橫鎗立馬眼圓睜

曰一聲好似轟雷吼
獨退曹公百萬兵
詩 百萬軍中斬將還
致使曹公盡膽寒
曰 當時因信雲長語
探囊取物不爲難
却說曹操聞翼德之名
驟馬望西而走冠簪
盡落披髮逃生聽得
背後人馬趕來驚得
魂不附體張遼許褚
趕上扯住馬前環轡
曹操倉皇失語張遼
曰量張飛一人何足
懼哉丞相回軍急整
人馬劉備可擒矣曹
操方繞神色稍回與
張遼許褚再來招集
人馬却說張

飛見曹操軍一擁而退不敢追趕
速掣回曳塵人馬去其枝柯
來到橋邊下馬拆斷橋梁
後上馬來見玄德玄德問其故
飛言斷橋一事玄德曰兄弟
勇則勇矣但可惜失於計較
飛問其故玄德曰曹操深通
兵法汝不合折橋斷梁操追
必至矣張飛曰被吾一喝後
軍退數里而去何敢再追
玄德曰若不斷橋彼將恐有
埋伏持疑而不敢進追今若
拆之彼必料我無軍怯而斷
橋矣彼有百萬之衆雖

涉江漢可填而過何懼一橋而不能過耶彼
必追趕矣可從小路斜逃漢津棄却江陵乃
望沔陽路而去却說曹操收任軍馬使張遼
許褚來探長坂橋消息回報曰路已斷橋梁
操曰吾失計較矣他既拆橋斷梁乃心怯也
可差一萬軍速搭三座橋只今要過李典進
言曰只恐是諸葛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
一勇夫豈有謀也火速進兵却說玄德數騎
正行之間漸近漢津忽有後面塵頭起處鼓
聲連天吶喊不絕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
兵吾無路矣未知性命如何

劉玄德敗走夏口

玄德將至漢江背後曹兵趕來玄德引百餘
騎相隨而行操自拍馬令諸將曰急趕上來
張飛趙雲只得回來抵敵操曰劉備乃缸中
之魚籠中之虎不就這裏擒捉更待何時若
還走了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不可怯戰一
齊向前衆將齊呼領丞相命喊聲起處却待

近前去忽山坡上鼓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奔
出來大叫曰吾在此等候多時當頭一員大
將手提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
去江夏借來的兵馬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
戰特地從此路截出曹操一見知是雲長齊
勒住馬便回叫道又中諸葛亮之計也曹軍
大退雲長追趕十數里復回來保護玄德直
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軍士盡皆下船雲長
請玄德并甘夫人阿斗至於船中雲長問玄

德曰二嫂嫂安在玄德遂訴說當陽之事離
亂困苦雲長歎曰曩日獵於許田時若從吾
意可無今日之患玄德曰此時亦爲國家惜
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也當日玄德
正訴之間忽見江南上舟船如蟻順風揚帆
而來大鳴戰鼓玄德失色與雲長在倉中視
之見一人白袍銀甲立在船頭上相近叫曰
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玄德視之乃劉琦
走過船來相抱而哭琦曰聽得叔父因被

曹操受困小姪特來接應合兵一處放船而行在舟中正訴情由之間江西南上船隻一字兒擺開劉琦大驚曰江夏之兵小姪盡起於此矣今有戰船攔路不是江東之兵即是曹操軍也如之奈何玄德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在船頭上乃是孔明也後立孫乾玄德慌請過船問其所來孔明曰自離主公先差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某料曹操必來追趕趕則主公必敗敗則不從江陵來叙取

卷九

二十六

漢津矣特請公子來接應某往夏口盡起兵前來接應玄德大喜合爲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雖然城廓狹小可以久守請主公於夏口屯任公子回江夏整頓船隻收拾軍器爲首尾之勢可以抵當曹軍百萬之衆共歸江夏則勢孤矣劉琦曰軍師之言雖善琦欲請叔父暫到江夏整頓軍馬俾當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是也遂留下雲長帶五千軍守夏口玄德

孔明劉琦共投江夏而來却說曹操見雲長
在旱路引一萬軍截出路口疑有伏兵不敢
來追又恐水軍去奪了江陵星夜提兵前赴
江陵却說荊州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已備知
襄陽事務料道我等安能敵得操也只得引
荊州之軍民出廓投降訖曹操先使曹仁入
城安民了當秋毫無犯操入城釋韓嵩之囚
加爲大鴻臚鄧義加爲郎中劉先加爲尚書
餘皆封爲列侯安慰了當當日操與衆將商

議今劉備已投江夏而去但恐結連東吳孫
權是滋蔓音也如此當用何計荀攸進言曰
可差使持檄文請孫權會獵於江夏共擒劉
備分取荊州之地未結盟好辭意雄壯孫權
必驚憂而來投降其大事濟矣操曰此計甚
好一面寫檄文遣使一面計點軍馬馬步水
軍八十三萬詐呼一百萬水陸並進船騎雙
行沿江面來西連荆陝東接斬黃連絡寨柵
三百餘里煙火不絕話分兩頭却說江東孫

權屯兵於柴桑郡德知曹操引一百萬之衆
已取襄陽劉琮引文武皆降晝夜兼道又取
江陵權集衆將謀士商議大事魯肅進言曰
荊州與國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江
陵有金湯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
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素不
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梟雄與操
有隙寄寓劉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與
彼協心上下相力則宜安撫與結和好如有

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得奉命吊喪并
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劉備使撫表衆將
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心喜而從命如此克
諧天下可定矣今若不往恐曹操先着人去
悔之晚矣考證已上數語俱孫權聞之大喜
即遣魯子敬行却說玄德到江夏與孔明劉
琦共商議久安之計孔明曰今劉琮降操一
應錢糧軍馬皆歸於曹操操今勢大急難搖
動不如去投江東孫權以爲應援使南北相

持吾等於中取事有何不可玄德曰江東人
物極多皆有遠謀安肯容耶孔明笑曰今操
引百萬之衆虎踞江漢安得不來探聽虛實
耶若有人到亮借一帆風直到江東憑三寸
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併吾則無事
矣若南軍勝照舊而殺操以取荊州之地北
軍勝乘勢而取江南此遠大之計也玄德曰
此論甚高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說之間人報
孫權差魯子敬特來吊喪船已傍岸孔明笑

三國志

卷九

二十九

曰大事濟矣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亡時你
等曾去吊喪否琦曰江東與吾家積世之讐
安得通報喪之禮孔明曰此非吊喪實乃探
聽虛實也如魯肅至但問曹操動靜主公只
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云只問諸葛亮計會
已定使人迎接魯肅琦自邀肅入城吊喪收
過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禮畢邀入後
堂飲酒肅曰久聞皇叔無緣拜識今幸得遇
願聞教誨近知皇叔與曹操會戰數次必知

其請敢問操軍約有幾何將有誰能有意圖
天下否玄德皆推不知肅曰皇叔在新野曾
與曹操交鋒何言不知玄德曰備兵微將寡
但聞操至則走夏口委不知其實肅曰每有
人渡江說皇叔用諸葛亮之謀兩場火燒得
操魂亡膽碎何言累敗耶玄德曰除非問孔
明便知其詳肅曰願求一見玄德教請孔明
出與肅相見肅曰我子瑜友也又聞先生才
德無緣拜會今幸相遇願聞目今安危之事

三國志卷九

三十

也孔明曰操奸計亮盡知矣恨力未及而且
避之肅曰皇叔止於此乎孔明曰使君與蒼
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吳臣糧少
兵微自亦難保焉能容納人耶孔明曰雖吳
臣不是久居另有去向且暫居之別圖後計
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東英雄
歸附之者雲集已據六郡兵精糧足文
武俱備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自結於東吳
以其濟世業此行若何孔明曰亮知使君又

少心腹孫將軍自來無舊恐虛費唇舌也肅曰孔明之兄爲江東密謀官望公旣久魯肅不才願請公同見孫討虜共議大事若何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可相離豈可去也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詐言不肯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而行玄德曰即便回夏口相會孔明魯肅別玄德刘琦上船望柴桑那來諸葛亮舌戰群儒智激孫權

魯肅孔明在舟中共話肅猛省孔明是個舌
三國志 卷九

辯之士去到江東猶恐惹起刀兵倘勝則可倘敗則歸罪於我尋思半晌與孔明曰先生如見吳侯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若問操欲下江東否只言不知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魯肅連囑數番孔明令六船已到岸肅請孔明於驛中安歇已定肅來見孫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聽知魯肅至急召入而問曰子敬往荆州體探事情若何肅曰未知虛實權曰所幹何事肅曰

別有商議權將曹操檄文以示肅曰操昨遣使齎文至此孤發送使回見今會衆商議未定肅看檄文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虎豹也今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艤艦鬪艦動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其勢如山嶽不敢迎之以愚之計不如降之以爲萬安之策衆謀

士皆曰子布之言甚合天意孫權沉吟不語張昭等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權起更衣肅隨於宇下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却纔衆人之意有誤將軍不足以圖大事衆皆可降曹耳如將軍必不可也權曰何以言之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爲操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曹操欲安所

歸乎官不過封侯而已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十人豈得南面稱孤哉衆人之計各爲自己不可用也將軍詳之早定大事權嘆曰諸人議論甚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保全之計其意須要已定曹操新得袁紹近得荊州之兵恐博六難與抵敵肅曰肅渡江而到當陽已聞劉豫州兵敗次至江夏相見特問其虛實有一人深知前故特引到此主公試問之權

曰是何人肅曰諸葛瑾之弟諸葛亮也權曰莫非卧龍先生否肅曰是也見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來日聚文武于帳下先教見備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肅領命而去次日早請孔明來見肅又囑曰如見吳侯切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曰亮自見機而變不悞於公肅引孔明至幕下視之見張昭顧雍等一般文武二十餘人義冠博帶整衣端坐孔明料衆謀士俱在教肅引領從頭逐一

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席張昭等
見孔明有飄然出世之表昂然有凌雲
之志張昭等料孔明來說東吳昭先以言挑
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也久聞先生卧於
隆中躬耕擁敵以樂天真好爲梁父吟每自
比管仲樂毅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暗思這人
言語挑我遂應答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
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而
聽高論豫州如魚得水每欲席捲荆襄今一

且以屬曹公未審是何王見孔明自思張昭
是孫權手下第一箇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
何說的孫權遂答昭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
如反掌吾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
之基業故力辭之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獻
國投降致使曹操得其猖獗今豫州兵屯江
夏別有良圖非等閑可知也昭曰若此先生
言行相違也聖人有云古者言之不出耻躬
之不逮也先生自比於管仲樂毅愚自幼酷

愛春秋深慕二公之爲人管仲相桓公霸諸
侯一匡天下糾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
也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
人者可謂濟世之才古今之豪傑也今曹操
橫行於中國擅行征伐動無不克有順其欲
者從而慰之不順其欲者從而伐之宣言曰
吾奉天子明詔誅反討逆因此海宇震動英
雄賓服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嗷風月抱膝
危坐今旣從事劉豫州當與生靈通利除害

此所謂達則兼善於天下且玄德公未見先
生之時尚且縱橫寰宇據守城池今見先生
人皆仰面望之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
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卽滅矣朝廷故舊大臣
山林隱迹之士皆拭目而待拂高天之雲翳
仰日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之於衽
席之上何期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去德
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
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漢室先生知而使之

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近聞玄德
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
有燒眉之急此是自得先生以來反不如其
初也豈有管仲樂毅萬分之一哉先生幸勿
以愚直而怪之孔明昂然而笑曰鵬飛萬里
其志豈群鳥之識哉古人有云善人爲邦百
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且以世俗病人論之
夫病疾之極當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
待其臟腑調和形體暫回然後將肉食以補

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拔去人得全生也
汝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之以猛藥硬食欲
求安者誠爲難矣以吾主劉豫州向日兵敗
於汝南寄跡於劉表軍不滿千將惟關張趙
雲而已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_音薄
非險要之地豫州借此容身正如病勢危
羸之極也夫以兵甲不完城廓不堅軍不經
練糧不繼日守之則坐而待死如以金玉棄
溝壑耳專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

等輩聞吾之名心膽皆裂雖管仲復生樂毅
不死安可及我哉劉琮投降豫州不知亮常
數言豫州不忍棄亂奪人之基業此大義也
故不爲之當陽大敗豫州見有十數萬赴義
之民執老嫗幼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
取江陵其與同敗此亦大義也兵書云寡不
敵衆勝負乃常事也焉有必勝之理乎昔楚
項羽數勝高皇垓下一戰成功此是韓信之
良謀且信又事高皇未嘗累勝國家之大計

社稷之安危自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
妄人耳坐談立談誰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
一能誠爲天下取笑耶子布其恠曰直只這
一篇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忽於坐間又一
人尚言而問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千員
龍驤虎視平吞江夏公以何如孔明視之乃
是從事會稽餘姚人虞仲翔孔明應聲答曰
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衆軍
無紀律將無謀畧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

大笑曰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夏口區區求救
於人猶言不懼此真掩耳偷鈴也孔明曰豈
不聞兵法云信兵實戰吾主劉豫州有數千
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暴殘之衆耳退守夏
口待其時也今汝江東兵精糧足又有長江
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何其大懦也若
此論之劉豫州實不懼操賊耳虞翻不能對
坐上又一人應聲而問曰孔明效蘇秦張儀
掉三寸不爛之舌遊說江東也孔明視之乃

三國志卷九

臨淮陰人步子山孔明曰君知蘇秦張儀
乃舌辯之士不知蘇秦張儀乃豪傑之輩也
蘇秦佩六國之璽授張儀二次相秦皆有匡
扶社稷之機補完天地之手非比守株待兔
畏刀避劍之人耳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
詞猶豫不決敢望於蘇秦張儀乎步騭不能
對忽坐上一人問曰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
孔明視之乃沛郡竹邑人薛敬文孔明應聲
曰曹操乃漢賊耳綜曰公言是矣予聞古人

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故堯以天下禪於舜舜以天下禪於禹其後成湯放桀武王伐紂列國相吞漢承秦業以及乎今天數以終於此今曹公遂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惟劉豫州不識天時雖欲爭之止是以卵擊石而驅羊閉虎安能不敗乎孔明應聲叱之曰汝乃無父無君之人也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以忠者爲立身之本吾汝累食漢氏之水土思報其君聞有奸

賊蠹國害民者誓共戮之臣之道也曹操宗祖叨食漢祿四百餘年不思報效又有篡逆之心天下共惡之汝以天數歸之直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再無復言薛綜滿面羞慚不敢對答坐上忽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而令諸侯猶是曹相國曹參之後汝劉豫州雖中山靖王苗裔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席販履之傭夫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吳郡陸公紀孔明笑而言曰公乃

袁術坐閭懷綠橘之陸郎乎汝安坐聽吾論
之昔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
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所謂不
敢伐君也其後武王伐紂紂暴虐至甚武王
伐之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以臣弑君可謂
仁乎太公稱爲義士孔子亦稱其德爲臣不
可以犯上此萬古不易之理也曹操累世漢
臣君又無過常有篡圖之心非逆賊而何昔
漢高祖皇帝起身乃泗上亭長寬洪大度重

用文武而開大漢洪基四百餘年至於吾主
縱非劉氏宗親仁慈忠孝天下共知勝如曹
操萬倍豈以織席販履爲辱乎汝小兒之見
不足其高士言之豈不自辱乎坐上一人昂
然而出曰雖吾江東之英俊被汝詞奪却正
理汝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彭城嚴曼才孔
明應聲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
立事且以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
流歟矣鄧禹之輩皆有幹旋天地之手匡扶

宇宙之机未審平生治何經典豈效書生區
區爲筆視之間論黃數黑舞文弄筆而玩唇
舌乎嚴峻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忽又一人指
孔明而言曰汝言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
何故立於四科之首孔明視之汝商程德樞
孔明曰有君子之儒有小人儒夫君子之
儒心存仁義德處溫良孝於父母尊於君王
上可仰瞻於天文下可俯察於地理中可流
澤於萬民治天下如盤石之安立功名於青

史之內此君子之儒也夫小人之儒性務吟
詩空書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
千言習中實無一物且如漢楊雄以文章爲
狀元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乃小人
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何足道哉坐上諸人見
孔明對答如流滔滔然如決長河之水衆皆
失色又有吳郡張溫會稽烏傷人駱統二人
又欲難問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
乃當世之才汝等却以唇齒相難非敬客之

禮也曹操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不思退敵
之策但以口頭之昧各負已能政事安在吳
序久等請先生便入以論安危來請諸葛亮
者乃是黃蓋字公覆與孔明曰愚聞多言獲
利不如默然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對討虜
將軍言之孔明曰羣儒不知世務互相難問
不容不答也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至中門
正遇諸葛瑾孔明施禮瑾曰兄弟既到江東
何故不來見我耶孔明曰亮今事劉豫州理

合先公而後私公事未畢不敢謁私望兄察
之瑾曰待兄弟見了吳侯却來叙話魯肅曰
適來此言不可相悞孔明點頭而應引至堂
上吳侯係權欠身而迎孔明下拜權答半禮
蓋爲聞孔明之才故相敬也請孔明坐謙讓
數次遂坐於側乃致玄德之意偷目觀看孫
權碧眼紫髯堂一表人才暗思此人只可
激不可說且等他問時便動激言此事齊矣
孫權教獻茶湯文武分兩行而立於孔明之

孔明之側只看他回答孫權問孔明曰多聞
子敬談足下之德今幸得相見欲求教益孔
明荅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
新野輔佐劉玄德與曹操共決勝負若何孔
明曰劉豫州兵不滿千將惟三四人更兼新
野城小無糧安能抗拒曹操乎權曰曹兵共
有多少孔明曰曹操破了呂布滅了袁紹平
了袁術收了北畚定了遼東新又降了劉琮
馬步水軍一百餘萬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

明公差矣曹操就兖州已有青州軍四五十
萬平了袁紹又得四五十萬中原新召之兵
何止二三十萬今得荊州之兵亦有二三十
萬以此論之不下一百五十萬亮以一百萬
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權曰手下戰將還有
多少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揚威耀武之人
何止有一二千人權曰比公如何孔明曰如
亮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肅又暗指孫權
曰今曹操平了荆楚復有遠圖乎孔明曰卽

今沿江下寨準備戰船旌旗蔽空連絡數百
里不欲圖江南待取何地權曰若有吞併之
心戰與不戰請足下一決孔明曰但恐明公
不肯聽從權曰願聞金玉之言孔明曰方今
海宇大亂將軍起兵據江東劉豫州亦投江
南與曹操併爭天下今曹操欲除四夷略以
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方縱有英雄無所用
矣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承父兄基業量力
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死

早與之絕若不能當惟有一計可以保障權
問曰何計為保障孔明曰何不從衆謀士議
論按兵東甲北面而事之權垂首而不可孔
明曰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併吞之計
事急而不斷禍至不日矣孫權默然不荅孔
明又言古云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
敵強此必然之理明公不早降曹則江東之
地士民俱受塗炭矣權曰誠如君之言劉豫
州何不降之乎孔明曰田橫齊之壯士尚守

義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
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
服千人之下乎孫權勃然變色而起身入後
堂衆皆哂笑而散權既怒入後堂魯肅責孔
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韋是吾生寬洪大度
不面責而入先生之言極甚相貌多矣孔明
仰面而笑何如此不能容物耶吾自有破曹
之計汝不下問於我吾何言之肅曰果有良
策肅當令主公請教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

之衆如群蟻耳但亮舉手則皆爲齏粉矣肅
聽此言便入後堂見權、怒氣不退顧與肅
曰今汝渡江只道帶一箇好人來助吾豈如
是虛謬之人也肅曰吾亦以此責孔明孔明
大笑不止言主公不能容物而便發怒擒操
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回嗔
作喜曰原來孔明有良策故以言詞激我我
一時淺見幾悞大事慌忙整衣出請孔明曰
適來權小見怒發冒瀆嚴威幸乞恕罪孔明

亦謝罪曰適聞亮言語冒犯乞賜寬恕邀入
後堂對坐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
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袁術豫州與孤耳今數
維已滅獨孤豫州尚在耳孤不能保全吳地
以十萬之衆而受制於人吾計決耳非豫州
莫可以當曹操者然則豫州新敗之後安能
抗拒此難乎孔明曰豫州新敗於長阪今戰
士還者極多矣關羽率精甲萬人劉琦領江
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聞

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正是
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
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
之民附操者因兵勢逼耳非本心也今將軍
誠能用武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助同力破
曹軍必矣曹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州可得
吳地無患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
日權大喜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吾意已決
再不復議即日起兵共成曹操令魯肅傳令

適告文武官員就送孔明於館舍安歇張昭
得知孫權與兵遂與衆議曰中了孔明之計
急入見權昭曰昭等聞主公興兵與曹公爭
鋒主公自思比袁紹若何權不荅昭又曰曹
公向日兵微將寡尚能一鼓克袁紹何況今
日擁百萬之衆南征足食足兵威名大振焉
可敵之休聽孔明之說詞妄動兵甲此謂負
薪救火也顧雍曰劉備數敗與曹公有讐故
兵伐之江東自來無寃安有吞併之意乎休

聽孔明之言免生國家之患主公自察焉孫
權亦不荅起身入後堂魯肅見張昭一般兒
出料是諫休動兵慌入見權曰却纔張子布
等又諫主公休要動兵是要投降於曹操文
官皆欲降者有嬌妻嫩子大厦高堂戀以富
貴安肯就白刃而爲主公死也孫權曰你且
暫退容吾思之肅曰主公若持疑必被衆人
誤矣肅退出外面武將有要戰的文官多有
要降的紛紛議論不一且說孫權在後堂寢

食不安猶豫不決吳夫人見權如此請入問
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
江漢有下江南之意問諸謀士或有言降者
或有要戰者欲待戰來又恐寡不及衆欲待
降來恐操不容故猶豫不決吳夫人嘆曰仲
謀何不記吾姐之言吾夙夜不能忘仲謀何
不記之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只此言斷
送曹操八十三萬大軍

諸葛亮智說周瑜

三國志卷九

四十八

吳夫人曰先姐遺言乃伯符之語內事不決
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何不請公瑾而問
之權大喜即時差使往鄱陽請周瑜回原來
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軍聽得曹操軍在漢
上星夜歸到柴桑船已到岸飛報將來魯肅
與周瑜最厚先來接着將前項事告訴周瑜
曰子敬休憂瑜胸中自有主張凡何不引孔
明來相見爲幸魯肅上馬去了周瑜方歇息
人報曰張昭顧雍張紘步騭四人來相探瑜

迎接入堂問慰禮畢張昭便言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瑜曰未知也昭曰曹操引百萬之衆屯集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王公會獵於吳雖有相吞之意却不會見其形跡昭等乃請王降之庶免江東之禍魯子敬從江夏帶劉豫州軍師諸葛亮至此只爲彼事欲救其急故下說詞以挑之吳侯子敬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幸得回來望以片言勸吳侯降曹免使六郡生靈受刀兵之危乃公

之陰騭也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議皆同周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暫回明日早見吳侯自有定議昭等辭退人報曰有程普且黃蓋韓當等一般戰將來見都督瑜出迎至坐定各各問慰了當程普等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瑜曰未知也普曰吾等自隨討虜將軍關基泐離荼次後與將軍關平禍亂大小數百戰遍體瘡痍方纔占得六郡城池非一死也今君侯聽謀士之言欲

納降曹操此乃萬代之耻笑乎吾等寧死而不辱君侯特請都督決一言而興兵吾等願效死戰周瑜曰將軍等見皆同否黃蓋曰昂然而起以手舉其額曰吾頭寧斷誓不降曹衆等皆曰不降周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誰肯降也請諸將暫回瑜自有定議程普等辭退人報諸葛瑾闕澤呂範朱治一般兒文官相探瑜各叙禮畢諸葛瑾曰今舍弟自漢上來其言劉豫州甚結好破曹公文武商議不

定是舍弟爲使瑾不敢多言專等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道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未保周瑜笑曰吾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瑾等辭退又報曰呂蒙甘寧等一般兒相見瑜請入所說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周瑜冷笑而不止命左右秉燭人報魯子敬與孔明在於門首瑜報中門相等肅與孔明入見至客位叙禮已罷分賓主而坐

肅先問瑜曰今操驅衆南侵吳王不能決
聽於將軍將軍意下安在哉瑜曰今曹公興
兵以天子爲名師不可拒勢不可遏戰則易
敗降則易安吾已主定來自見討虜便遣使
納降魯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自破
虜開初到今已歷三世豈可一旦而廢之孫
伯符棄世以來外事托付將軍欲保全國家
乃爲太山之靠今何從懦夫之議耶瑜曰江
東六郡生靈無限若懼大禍必主怨於吾故

以降之肅曰不然夫以將軍之英雄以東吳
之險固操未必便能勾侵江東也二人爭辯
孔明袖手冷笑瑜曰先生何故哂笑也孔明
徐徐答曰亮不笑別笑子敬不識時務也肅
亦愕然曰孔明如何反笑我我識時務孔明
曰公瑾主意降操正合理也瑜曰孔明乃識
時務之士也必知吾所見矣肅曰孔明你
如何說吾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彷彿孫吳天
下莫敢當者真英雄也舊只有呂布袁術袁

紹劉表可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曹滅天下亦
無人矣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也強爲爭衡
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所主降者可以
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
足惜哉魯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
國賊乎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率卒備酒
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二文官
扁舟送二人到漢上操一得之日萬之衆皆
卸甲捲旗望北而去矣周瑜曰用何二人可

退操兵亮曰江東去此二人如大木飄二葉
似千倉減二粟耳雖云如此之輕足稱曹操
之願瑜又問果用何人也孔明曰亮居隆中
時有北郡人言操去漳河邊所造一臺名曰
銅雀臺以應其瑞限一千日下畢曹操平生
酒色之輩酷愛婦人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
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
羞花之貌操有誓曰吾一願得天下以爲帝
王掃平四海二願得江東二喬置於銅雀臺

以爲晚年之樂雖死無恨矣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實爲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去尋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美人送與曹操、得稱心滿意必星夜回鄴矣此范蠡音默獻西施之計何不速爲之周瑜曰有何驗証孔明曰曹操第三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命其子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中之意卑道他家合爲天子此、接二喬瑜日記否孔明曰吾愛文章之華美常暗誦一字不忘瑜曰請誦

一國志卷九

五十二

一遍孔明卽時誦銅雀臺賦周瑜聽罷踴躍離坐指北而大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孔明急起而止之曰昔匈奴累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元帝曾以明妃嫁之何惜民間二女乎瑜曰非民間之女大喬是討虜將軍孫伯符王婦小喬乃吾之妻也孔明日惶恐惶恐亮實不知也失口亂言死罪死罪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日事要三思免至後悔瑜曰吾承孫伯符之寄託安有辱身屈已

降曹之理也適來所言故反說以釣諸公耳
吾自離鄱陽湖便起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
不可易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孔
明謝曰將軍不棄願施犬馬之勞早晚拱聽
驅策周瑜大怒不息與孔明曰來日到府下
便議興兵望公助之孔明與魯肅同出相別
而去來日見吳侯議興兵破曹操未知如何

周瑜定計破曹操

却說次日清晨吳侯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

昭顯雍張紘步騭諸葛瑾虞翻龐統陳武丁
奉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官程普黃蓋韓當周
泰蔣欽潘璋呂蒙陸遜等三十餘人衣冠齊
濟劍珮鏘、侍立兩邊孫權教請周公瑾議
事少時魯肅人報周都督到了周瑜入見禮
畢權曰都督治水軍勞神瑜曰主公掌政事
不易請周瑜坐了瑜曰近聞曹操引兵已屯
漢上馳書至此主公議論若何權便取檄文
與周瑜、看了笑而復怒曰老賊以我江東

無人敢如此之相侮耶權曰若何瑜曰王公
曾與文武商議否權曰累議此事內有勸吾
要降者亦有使吾要戰者理會未定故請公
瑾一語決之瑜曰誰請主公降權曰張子布
等皆主其事瑜問昭曰先生降者願聞其意
昭荅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
朝好爲名近得荊州威勢甚大吾以江東拒
曹者長江也今操蒙矐閻艦何止數千水陸
並進安可當之愚謂大計不如且降當圖後

計瑜曰此迂儒之論也且江東自破虜將軍
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可一旦而廢之權曰
若此計將安出瑜荅曰操托名漢相實爲漢
賊將軍以神武雄才無仗父兄餘業據江東
之地方數千餘里兵精糧足英雄雲集當橫
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况曹操自送死耳
豈可降之耶請主公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
韓遂爲曹之後患一也操捨鞍馬仗舟船與
吳越爭衡二也又遇隆冬盛寒馬無糧草三

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
病囚也此數者皆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
將軍擒操亦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
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忽然曰老賊欲
廢漢而自立又矣先圖二袁呂布劉表與孫
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今與老賊誓不兩
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瑜
曰某與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
狐疑不定權拔佩劍砍前面奏案一角曰如

諸將官吏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言罷便將
此劍授付周瑜就封爲大都督程普爲副都
督魯肅爲贊軍校尉如不聽號令者以劍誅
之瑜受了劍對衆言曰吾奉君侯將令今率
衆破曹仰來日皆於江畔行營聽調如遲違
者依此禁令即時斬首施行言罷辭了孫權
便起衆文武各各無言而散周瑜回到下處
便請孔明論事孔明已至瑜曰今日府下公
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日討虜尚未心

穩不可以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
心不穩怯曹兵多懷寡不敵多之意將軍能
以軍數開解使討虜了然無疑而大事可成
矣瑜曰先生之論善瑜又來見孫權曰公
瑾夜至必有事焉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
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公兵多寡不能敵衆
餘有何疑瑜笑曰瑜特爲此選來開解主公
耳主公因見曹書言水陸八十餘萬而各恐
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其無畏也今以

三國志卷八

實較之彼將中國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以
久疲所得袁衆亦及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
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數雖多甚不足畏
也瑜得五萬兵自足制之願主公勿慮焉權
撫周瑜臂曰公瑾卿言至此正合孤意也子
布無謀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於所望獨
卿及子敬與孤同耳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
選二萬人船筏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普便
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

御前軍稍不如意便還就孤、當親與操賊
共決勝負事已定論卿宜向前勿疑也周
瑜謝而退瑜猛省言曰孔明早已料吳侯之
心又高吾一頭也久必為江東之患不如殺
之遂令人請魯肅連夜入帳言欲殺孔明之
事肅曰不可今操賊未破先殺客人誠取萬
人之耻笑平非大丈夫之所為也瑜曰此人
助劉備必為江左之患也肅曰諸葛瑾乃是
他親兄可令招本人同事孫討虜豈不壯哉

瑜曰其言甚善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
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武諸將聽令
程普年長舊為兄周瑜年幼爵居其上是日
推病令長子程咨待替瑜傳令曰王法無親
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盛於董卓因
天子在許昌屯兵於漢上吾今奉命弔民
伐罪但以大軍到處不可一舉動擾賞勞罰
罪並無親疎差錯當黃蓋為前部先鋒兼管
本部大小戰船五百隻目下便行前到三江

口下定水寨別聽將命蔣欽周泰爲第三隊
凌統潘璋爲第三隊太史慈呂蒙第四隊陸
遜董襲第五隊呂範朱治爲四方巡警使六
郡催督官軍水陸並進而行尅期取齊號令
已畢諸將各自本處收拾船隻軍器起行程
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
驚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爲將今日論大
事如此真將材也吾如何不服遂親往行營
謝罪瑜請諸葛瑾至坐定瑜曰令弟諸葛孔

三國志卷九

五十九

明有王佐之材如何屈身而事劉備今幸至
江左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使令弟棄劉
備而事討虜將軍汝兄弟朝暮又得相見豈
不美哉吾待回報子瑜先生不可拒卻也瑾
曰瑾自到江左無尺寸之功蒙討虜將軍重
用既都督有奉公之心敢不聽命即時離營
上馬逕到驛庭人報知孔明孔明出接入驛
舍哭拜各訴踈遠之情瑾泣而言曰弟知伯
夷叔齊之情乎孔明暗思此必是周瑜教來

說我也遂答曰夷齊古之聖賢也瑾曰二人讓位皆逃在一處後諫武王不從隱居首陽山下不食周粟遂餓而死亦在一處活時一處死時一處我思與爾同胞共乳各事其主不能早晚相隨視夷齊之為人豈不羞赧乎孔明曰兄所言者義也義與忠孝三者何重瑾曰人以忠孝為本義不可缺也孔明曰弟教兄全忠全孝若何瑾曰何為也孔明曰弟與兄皆漢朝人也今劉皇叔乃中山靖王之

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兄能棄東吳而事劉皇叔此全忠也祖父父母墳墓皆在北方兄若歸江北早晚得拜掃祭祀此全孝也以此忠孝為重與弟同扶孤弱之主此全義也兄戀江左而不以忠孝為重徒欲使弟以全其義不敢聽從也望兄察之瑾思曰我來說他到被他說了我也因此不能回答辭孔明而起回報周瑜曰若何瑾曰吾受孫討虜厚恩安敢忘之即盡將此言告之瑜曰既公忠心事

主不必再有多疑吾有伏孔明之計瑾辭歸
畢竟周瑜定何計伏孔明未知如何

周瑜三江戰曹操

周瑜思忖轉恨孔明汝直如此能言快語吾
必殺之遂往辭孫權曰公瑾先行孤當繼
後便起兵也瑜共程普魯肅邀孔明同行孔
明欣然從之一同登舟駕起風帆迤邐上水
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
擺布已定周瑜在於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出

紆營週迴下寨五十餘里孔明只就小舟內
安歇周瑜分派已定使人請孔明於中軍帳
議事時文武都聚帳下孔明至請坐定瑜曰
曹操兵少紹兵衆兩邊相拒於白馬官渡之
時操以何計破袁紹之兵先生深通兵法必
知其詳願賜教之孔明暗思此事見說我不
動必用計害我且看他如何遂答曰蓋聞許
攸之謀先斷烏巢之糧因此一戰以成功瑜
大喜曰先生之言極是今操兵八十二萬予

有三萬安能拒之必須先斷操之糧然後可
破令人探知操軍糧草皆屯聚鐵山素知先
生又居漢上地理熟知彼北各爲主人之事
有勞先生率領關張子龍之輩吾亦助兵千
餘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道此行勿悞孔明
欣然領命便辭周瑜而去衆官皆散魯肅獨
問瑜曰公使孔明何意瑜曰欲殺之恐惹人
笑故借操之手先除後患肅乃來見孔明看
他知也不知孔明畧無難色整點軍船要行

肅不忍以言釣之曰此去可成功否孔明笑
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
蹟不成非比江東諸公周郎盡一能乎肅曰
吾與周郎誰能孔明笑曰吾聞江東小兒有
言伏路把關饒子敬臨江水戰說周郎公等
於平陸但能伏路把關周公瑾只堪水戰不
能陸戰耳肅以言回報周瑜大怒何欺我
只能水戰也不能他去吾自引一萬馬步軍
直往聚鐵山斷糧道如何肅以言回報孔明

孔明笑曰公瑾令吾斷糧者實欲令曹公殺
吾耳吾故片言戲之公瑾便容納不下目今
用人之際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大事
成矣如各相害則事休矣操多謀者也他平
生慣斷人糧道今如何不以重兵隄備公瑾
若去則必就擒可先決水戰挫動北軍銳氣
別尋妙計破之望子敬善言以告公瑾為幸
魯肅以言回報周瑜搖手頓足曰此人見
識果勝吾矣今日不除之日後吾必被他算

矣肅曰目今大軍相拒之時望以國家為重
瑜然之却說劉玄德分付公子劉琦守把江
夏遂引兵往夏口登程遙望江南岸旗旛隱
隱戈戟重重料是東吳已動兵矣玄德盡把
江夏之兵屯於樊口任扎令人登高望之使
人回報曰南岸盡是東吳家戰船北岸隱隱
烟火不絕乃徐州青州之兵玄德聚衆曰孔
明一去杳無音信不知就理如何誰人可去
探聽虛實回報糜竺曰某願往玄德乃備羊

酒禮物囑付糜竺曰當應機處變竺駕小舟
順流而下逕至周瑜寨軍士報瑜曰劉玄德
使糜竺至慰勞將軍瑜召入竺再拜致玄德
再三相敬之意獻上酒禮瑜受之就待糜竺
竺告瑜曰孔明來結好東吳共破曹操竺欲
見孔明一面瑜曰今軍已臨敵吾欲親往見
玄德而會爭柰任重不可片時離也若豫州
肯枉駕來臨深慰所望別有他事自當回告
且孔明與我定計破曹豈可便去也竺應諾

遂辭下船而回肅曰公欲見玄德有何意瑜
曰玄德世之梟雄今若不除之乃東吳之大
患吾非爲己之私實爲國家也魯肅勸之不
從遂傳密令如玄德至先埋伏刀斧手五十
人於壁衣中吾擲盞爲號便出下手却說糜
竺回到樊口寨中來見玄德將周瑜欲待會
面之事說了玄德便教收拾快船一隻只令
便行雲長諫曰吾疑周瑜多謀之士又兼無
孔明之書其中必詐不可上玄德曰我今結

托於東吳共破曹操他欲見我我若不往非同盟之意也兩相疑惑事不諧矣雲長曰兄長堅意要去弟亦同去張飛曰我也跟去玄德曰只着雲長跟隨我去弟與子龍守寨簡雍固守鄂縣我去便回乃乘小舟雲長并從者二十餘人飛奔棹舟而來至寨口玄德觀艨艟鬪艦旌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齊看了心中甚喜軍士飛報周瑜問多少船到報曰只有一隻船從者二十人瑜笑曰此人命休

矣囑付埋伏刀斧手遠遠相接玄德引雲長二十人直入步行到中軍帳周瑜出轅門相接而入帳中叙禮已畢請玄德上坐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世之後傑劉備區區之才安煩將軍之重禮耶乃分賓主而坐周瑜取酒相待却說孔明偶來江邊見說玄德與都督相會吃了一驚急入中軍帳正遇魯肅肅與孔明乃携手而入偷目先視周瑜面有殺氣兩邊密排禁衣孔明思之吾主休矣回視玄

德談笑自若看玄德背後按劍而立乃雲長也孔明喜曰吾主無危矣料周瑜懼怕雲長必不敢下手孔明不入復回船上江邊伺候周瑜起身把盞猛見雲長立在背後忙問曰此何人也玄德曰乃吾弟關雲長也瑜曰莫非向日斬顏良文醜者乎玄德曰是也周瑜汗流滿臂就與把盞又飲數盃玄德問曰將軍今拒曹操得戰卒幾何瑜曰三萬耳玄德曰安敢敵曹軍八十三萬大軍也瑜笑曰兵

多將廣何足懼哉瑜三萬人足可攻用豫州試看吾破之如摧朽木耳玄德羞慚而謝之忽見魯肅入玄德曰子敬可請孔明說話瑜曰只待破了曹操此時與孔明相見也玄德惶恐而謝雲長目之玄德會其意乃辭瑜曰備暫告別破敵收功之後專當拜賀瑜亦不留送出轅門備至船邊忽見孔明孔明曰主公知今日危乎玄德曰不知孔明曰若無雲長已遭瑜之難矣玄德方省悟問孔明曰若

何孔明曰若某雖居虎口安然如太山令
公但收拾船隻軍馬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後
爲期可教子龍駕小舟於南岸邊等候切勿
有悞玄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東南風起亮
必還矣主公可速開船孔明自回玄德開船
行不數里上流處放下五六十隻船來玄德
慌忙看時船面上一人乃張飛也恐怕哥哥
有失持來遠接遂乃同回却說魯肅問瑜曰
公瑾今日何不下手瑜曰關雲長世之虎將

也行坐相隨吾若下手他必來害我也肅愕
然有人報曹操遣使至瑜喚入使人呈上書
看時封皮云漢大丞相書付周都督開拆瑜
大怒更不開看扯碎擲地喝斬使者肅曰兩
國爭戰不斬來使瑜曰斬使以示威也將首
級付從人回去瑜曰操賊必興兵矣當日發
放令甘寧爲先鋒韓當爲左翼蔣欽爲右翼
瑜自部領諸將接應來日四更造飯五更開
船載具砲石一應完備却說曹操聽得周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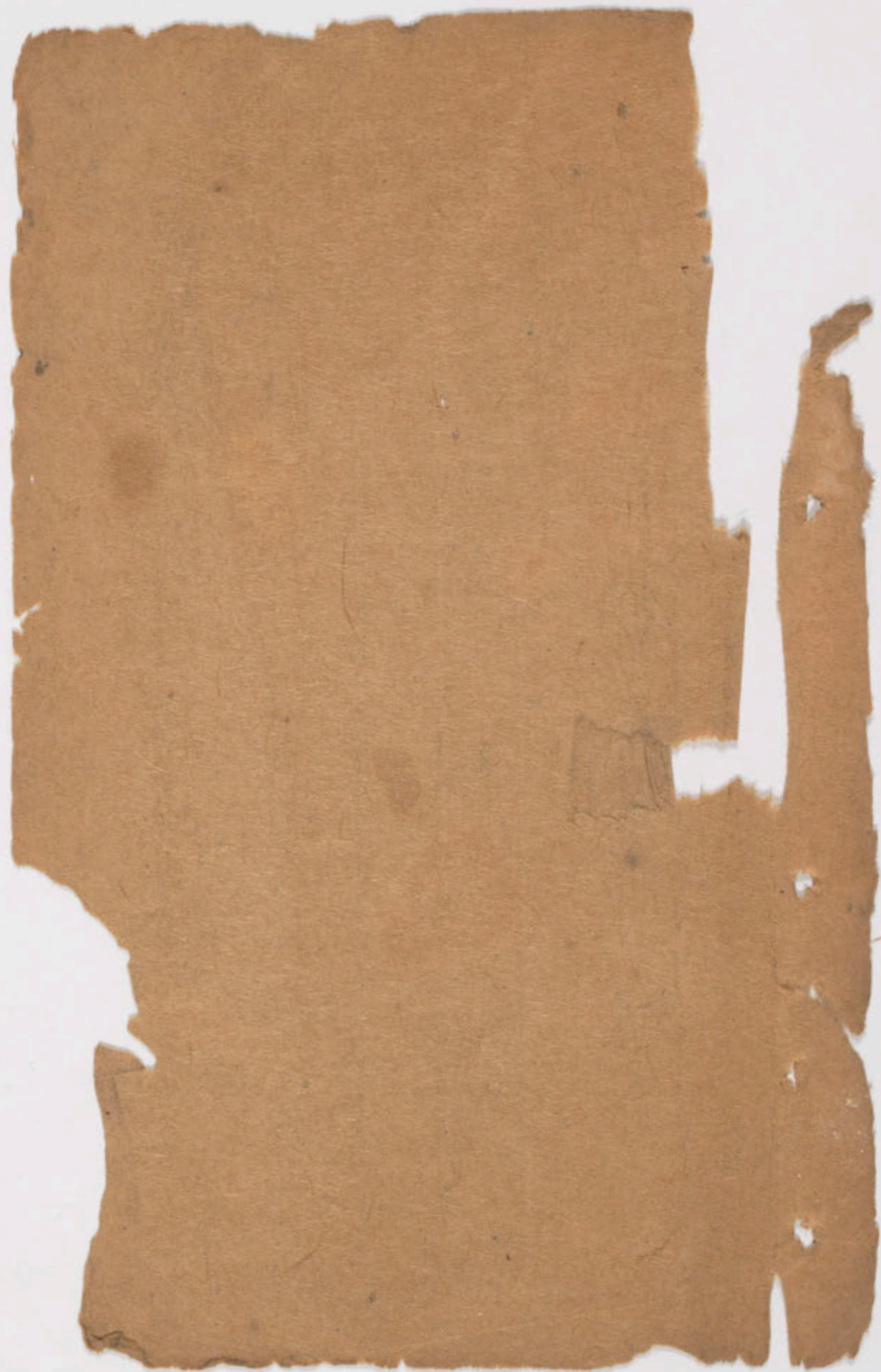
斬了他來使毀了他書心中大怒便喚蔡瑁
張允一班荆州降將爲前部操自爲後軍四
更造飯五更開船時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初
一日平風靜浪北軍大進正使船已到三江
口南船已擺開旗幡中一員大將坐在船頭
上大呼曰吾乃甘寧是也敢有決戰者卽上
船來蔡瑁大怒便喚弟蔡璉前進鼓譟呐喊
璉大呼曰吾乃大將蔡璉也甘寧執箭扣滿
弓望蔡璉射之應弦而倒寧驅船大

二國志 卷九

齊發北軍不能抵當船左邊
直撞入北軍隊中來擒曹操三路戰船縱橫
三江水面掩殺北軍箭似飛蝗砲石如雨韓
蒯二將見後船盡是青徐之兵素不能習水
戰大江水面上戰船一擺早立脚不住安能
奮武揚威於是甘寧催兩路船殺透後軍周
瑜又催船助戰從巳時至未時北軍都退中
箭着砲者不計其數周瑜雖精於水戰便利
惟恐寡不敵衆遂下令鳴金收住戰船北軍

盡回青徐兵不諳水戰者溺死極多且德下

回分解



新鐫通俗三國演義便覽卷之十夷白堂跋

群英會瑜智蔣幹

却說曹操計點兵卒看見傷者甚多遂登旱寨再整軍上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少你緣何反敗是汝不用心耳且免汝一番後再如此必按軍法蔡瑁曰荊州水軍久不操練柰有多半北軍不識水利見南軍一擊便荒如今先下水寨令北軍在中水軍在外每水軍精熟方可用之操曰你既是水

都督取便區處而行何必稟我張蔡二人自去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以大船居於外以爲城廓小船居於內可通往來至晚點上燈照得天心水面上下通紅早寨三百餘里煙火不絕搬運糧草車使相接曉夜而行却說周瑜得勝回寨一面差人報吳侯以甘寧爲第一功韓當蔣欽次之餘皆賞賜已畢瑜乃當夜登高觀望西邊一片通紅火光接連天地瑜問之左右曰此是

北軍燈火之光也瑜亦心驚當夜收拾一隻樓子船吾親自去觀看操軍水寨隨行有魯肅黃蓋等八員將皆帶強弓硬弩一齊上船兩邊青布爲幔排列二十餘人上帶鼓樂迤迤前進至操寨邊日當半午瑜命下了碇石樓船上鼓樂齊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云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曰原文居江東諳習水利將士吾何計先收此二人然後可以破曹瑜在

船上飲酒看玩水寨時曹軍看見忽報曹操操教縱船擒捉周瑜見蔡瑁水寨中起急快教收起碇石兩邊四下都一齊輪轉棹掉望江面上如飛而去比及曹軍水寨中船出南船已離了十數里遠追之不及急回報曹操言昨日輸了一陣挫動銳氣今被他深窺吾寨柵吾用何計破之言未畢忽於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窩交契如親昆仲憑三寸不爛之舌往江左說此人來降其

擒劉備若何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也姓
蔣名幹字子翼見爲曹操帳下幕賓操問曰
先生果與周公瑾交厚乎幹曰丞相放心幹
到江左必要成功操問要何物將去幹曰只
消一童隨往二僕駕舟其餘不用操甚喜置
酒與蔣幹送行幹綸巾布袍駕一隻扁舟逕
到瑜寨中命報覆云故人蔣幹特來相訪周
瑜正在中軍帳上議事忽報蔣幹至瑜笑謂
諸將曰說客至矣與衆將附耳低言如此如

此衆皆應命而去瑜整衣冠引從者數百皆
錦衣花帽前後簇擁瑜步行遠、迎接蔣幹
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教從者擺列
於兩下瑜慌忙拜而迎之幹曰賢弟別來無
恙瑜應聲答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生受爲
曹操作說客耶幹愕然良久曰吾與足下間
別久矣近知威鎮東吳名揚華夏故來叙舊
以觀其志何疑吾非說客耶瑜曰吾雖不及
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也幹曰足下視

人如此吾告退瑜笑而撫其臂曰吾但恐兄
與曹氏作說客既無此心何去速也遂入帳
上叙禮畢坐定令左右請江左英傑與子翼
相見少時面前設金銀器皿光射眼目文官
武將各穿錦繡之衣帳下小將盡披銀鎧分
兩行而入瑜都教相見已畢就教列於兩傍
兩坐奏軍中得勝之樂輪換行酒瑜告諸將
曰此是吾同窓友兄也雖從江北到此却非
是曹保家說客衆等勿疑遂喚子義曰可佩

吾劍作明甫今日置酒但叙舊日交情耳如
有但畏曹操并取吳軍旅之事者可立斬之
太史慈軒昂應諾按劍坐於席上蔣幹聞之
如坐針氈周瑜曰吾自領軍以來點酒不飲
今日見了心腹故友又無疑忌當飲一醉吾
先開懷座上觥籌交錯但是一箇起來把盞
必須誇其才能周瑜大笑而暢飲酒至半酣
瑜携幹手同出帳外瑜左右軍士皆全粧
貫帶持戈執戟而立瑜曰吾之小卒頗雄壯

否幹曰虎狼之兵也引幹到帳後一望糧草
堆積如山瑜曰吾之糧食頗足備否幹曰兵
精糧足冬不虛傳瑜又大笑引幹看營中車
噐敲馬瑜作醉大笑曰想周瑜與子翼同學
業時不會望有今日矣幹曰以賢弟高才實
不為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
王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
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更生陸賈鄒
啻牛復出口如懸河舌似利刀安能動吾心

哉況今時章句腐儒欲以一面之詞等閑來
說我乎言罷大笑此時將幹面如土色心似
刀錐瑜又邀入帳上會諸將再飲又指諸將
曰此皆江左之豪傑今日此會群英會耳飲
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劍作歌眾拍手
而和之歌罷慷慨滿坐盡歡獨有蔣幹寸心
欲碎夜已更深幹辭不勝酒力矣瑜挾幹臂
曰日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瑜本
不醉佯推大醉同幹入帳共寢瑜衣不能解

帶嘔吐狼藉於床上是夜蔣幹如何睡得着
竊聽之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尚明看
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觀帳內卓上一堆文書
幹偷視之皆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張
允蔡胄謹封幹大驚暗讀之書云

某等降操非圖仕祿皆勢迫耳今已賙此
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即將操賊之首獻
於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閔報謹此敬覆希

翼觀察

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東吳將書暗藏
於衣內忽周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內
含糊日子翼公我數日之內教你看操賊之
首幹勉強應之又日子翼且住教你看操賊
之首及幹問之瑜又推睡着幹伏在床上看
看四更只聽得有一人入帳喚曰都督醒否
周瑜夢中做忽覺之意故問那人曰床上睡
着何人答曰都督請子翼公寢何謂不知瑜
嘆悔曰吾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事不會說

甚言語那人曰江北有人至此瑜喝低聲便喚子翼蔣幹只粧睡着也推不覺瑜潛出帳幹竊聽之有人在外曰張蔡二都督道急功不得下手後面言語頗低聽不真實少刻瑜入帳又喚子翼蔣幹又推睡着瑜解衣就睡幹尋思周瑜是箇有精神的人天明尋書必然漏世睡到五更幹起喚周瑜却推睡着幹帶上巾帽潛步出帳去喚了小童逕出轅門軍士問先生那裡去幹曰吾在此恐候都

督事權且告別軍士亦不阻當幹下船飛奔江北岸來見曹操問先生幹事若何幹曰周瑜心如鐵石不可說也操怒曰事又不濟反被東吳之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瑜却與丞相百聽一件事乞退左右幹將上頭事逐一說與曹操大怒曰二賊如此無禮恐走透消息即便喚蔡瑁張允到帳下操問曰進兵如何瑁曰軍練未熟不敢輕進操怒曰軍若練孰首級獻於周郎矣蔡張二人不知其意

驚慌不能回答喝令武士擒獲斬之須臾獻
頭階下衆人久問其故操方省悟吾中計矣
操須是中了計不肯認錯乃與衆將曰此二
人急慢軍法遷延日久吾故斬之衆皆嗟呀
不已而出曹操於衆內選毛玠手禁爲水軍
都督以代二人之職其餘諸將皆不更換細
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
二人畧施小計盡以剿除吾無憂矣肅曰都
督如此用兵何愁曹操不破乎瑜曰吾料諸
將不知其計獨有諸葛亮勝如吾見想此謀
亦不可勝也子敬試以言釣之看他知也不
知便當回報肅來釣孔明還是如何

諸葛亮計伏周瑜

魯肅領了周瑜言語逕來船中相探孔明孔
明接入不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
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肅曰
何喜孔明曰周公瑾使足下來探亮知也不
知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說得魯肅失色問

孔明曰先生緣何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是
瞞過蔣幹操必昧後省只是不肯認錯江東
無患矣如何不賀喜吾聞知換了毛玠于禁
只這兩箇手裏好友送了水軍性命魯肅開
口不得把此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而回
孔明囑曰萬望子敬隱而休言亮知此事公
瑾若知必然尋事害亮也魯肅駕舟而去見
周瑜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瑜聽知大怒若
留此人那裏顯我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

孔明却被曹操笑耳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
教他死而無怨肅曰何以公道斬之瑜曰子
敬休問來日便見次日聚衆將於帳下教請
孔明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即日
交兵不遠水路之中用何計以勝曹操請先
生見教孔明曰大江之上除非弓弩爲先瑜
大喜先生之言正合吾意昔姜子牙自置許
多軍器吾軍中缺箭使用欲煩先生監造十
萬枝箭以備用之兩家之事請先生切勿推

卻孔明曰亮最閑在此敢問十萬枝箭何時
要用瑜曰十日之內亦可辦完否亮笑曰卽
目兩軍相當之際早晚操軍必到若候十日
必悞了大事瑜曰先生可料幾日便成孔明
曰只消三日嚴限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
無戲言孔明曰怎敢侮弄都督便要文書三
日不辦甘當軍令周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
要了文書置酒相待事需了日後有酬勞孔
明曰今日不及來日分付便造箭也第三日

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孔明飲了數盃
就辭瑜而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
自送死非吾逼之明白對衆要了文書你便
兩肋生翅也飛不去吾已分付軍匠人入去
教他諸般不便必然悞了此時定罪有何理
說你可去探虛實便來回報肅來見孔明孔
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
今日果然爲之三日之內要造十萬枝箭如
無箭數按軍法施行子敬只得救我肅曰你

自取其禍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暫借
二十隻船每船要軍三十各船上皆用青布
為幔每船上要束草千餘箇密布兩邊皆在
江岸伺候別有妙策第二日請子敬至此看
箭切不可教公瑾知會如知吾計敗矣肅不
知其意回報周瑜言道他也不用箭翎毛
膠漆等件自有道理瑜大疑吾不省得其意
肅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二十餘人并用
青布為幔上插旌旗內將穀草縛在兩邊皆

屯於孔明船邊一日無動靜二日亦不行到
第三日四更魯肅來船邊孔明亦教請上船
肅問曰何意孔明曰子請子敬江北取箭肅
曰箭在何處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把
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只望北岸進發是夜
大霧垂於江面對不相見孔明共魯肅坐在
船中傳令教快行當值五更船已到曹操水
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
船上擂鼓呐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

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雖奸雄於重霧必
不敢出吾等酌酒取樂霧散便回吾親身在
此子敬勿憂却說水寨中聽得擂鼓吶喊毛
玠于禁二人慌忙使人報知曹操此時因
見水軍未整自到江邊提撥調用俱各停當
了操傳令曰重霧迷江他必有埋伏更兼他
軍士來的整齊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
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
各帶弓弩軍三千火速到船邊助射北及號

令到來毛玠于禁則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
弓弩手亂箭射之後號令到撥弓弩手約一
萬餘人盡皆放箭平明時分孔明教把船吊
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只聽得霧中徐
晃又引能射者盡皆赴水寨口大船放箭只
聽得霧中擂鼓吶喊箭如雨發漸日高收
起霧露孔明急收船回二十隻船兩邊束草
上掛滿箭枝孔明令人叫曰謝丞相箭比及
報知操時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

不及操懊悔自責衆將皆嗟咨不已却說孔
明勸魯肅曰每船上箭可勾四五千矣不費
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數萬箭明日却將來
射北軍強如自己用工造作肅曰先生神人
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凡爲將者
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知軍門不曉陰陽不
看陣圖不明兵勢乃庸才也亮三日以前算定
今日大霧因此敢取限而辦之公瑾教我十
日辦完人匠料物皆不應手便行官府亦悞

卷十

我事特將這件風流過犯明日斬我我命繫
於天周公瑾安能害我耶魯肅拜服船已到
岸五百搬箭軍已在江邊等候搬箭孔明教
船上取之可得九萬餘箭都搬入中軍帳交
納魯肅以孔明言說與周瑜、大驚慨然而
嘆曰諸葛神機吾不如也江左得箭九萬餘
枝曹操拆箭十五六萬周瑜出寨迎接以師
禮敬之孔明曰譎詐小術何足爲奇瑜曰雖
古之孫吳莫能及也邀入帳共飲酒瑜曰昨

日吳侯遣使至催督破曹瑜未有奇計請先生教之孔明曰亮乃碌、庸才公是江東豪傑何故問計於亮也瑜曰某昨夜往觀水寨極有法度非等閑可攻之今先生亦觀其動靜矣瑜有一計不知可否待先生論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寫於手內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取筆硯來自暗寫了却送與孔明孔明亦寫了周瑜先出掌中字孔明視之乃一火字也孔明亦出手中字與周瑜視之亦是

火字因此皆大笑而指之瑜曰既兩計相同尚無疑矣幸勿泄漏孔明曰兩家之書豈有定漏之理乎予料曹操雖經兩番必不信又如此都督儘行之飲罷分散餘皆不知却當曹操拆了許多箭心中氣悶荀攸進曰江東有周瑜諸葛亮二人用計大江之阻切極難知於軍中可選二人去東吳詐降內爲國賊以通消息方可圖謀矣操曰正合吾意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攸曰蔡瑁被誅蔡氏宗

族皆在軍中有二人乃瑁之房族蔡和蔡中
見爲副將軍丞相可以恩結之東吳必不疑
美操當夜喚二人入帳囑付曰汝昆仲可引
小軍去東吳許降但有動靜使人密報事成
之後加汝爲列侯重賜食邑休生變心二人
曰吾等妻子皆在荊州安有變心丞相勿疑
某二人必取周瑜諸葛亮之首級操重賞次
日帶五百軍士船數隻順風而下望南岸來
却說周瑜曉夜不眠理會進兵之策忽報江

北有數十隻船來到江口稱蔡瑁之弟蔡和
等特來投降周瑜大喜二人哭拜於地吾兄
無罪操賊誅之今欲報讐特來投降望賜收
錄願爲前部瑜取金帛賞勞了加爲上將喚
甘寧引一枝軍馬以爲前部和中二人拜謝
以爲中計瑜密喚甘寧分付此二人非投降
者操使過江透漏消息只做不知休要阻當
寧曰此是何意瑜曰此二人不帶家小必是
詐降吾欲將計就計而行特要教他通報消

息汝可殷勤相待就裏提防每日書畫印酒
約會同來至期破敵先要殺他兩箇祭旗汝
勿有誤其軍領命了有魯肅來見周瑜曰這
兩箇多是詐降瑜叱曰曹操殺他人之兄正
欲報讎何詐之有你若如此疑惑安能容天
下之士乎肅無言可答遂去告孔明孔明笑
而不言肅曰孔明何故哂笑孔明曰吾笑子
敬不識公瑾之用計耳大江隔遠細作極難
往來操使蔡中蔡和詐降使不疑忌也公瑾

計上用計正要他通報消息兵不厭詐公瑾
之謀是也肅方纔省悟却說黃蓋潛入中軍
來見周瑜、問曰公覆夜至必有良謀蓋曰
他衆我寡難以久持何不用火以攻之瑜曰
誰教公獻此計蓋曰某出已意非他人之所
教此計也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和蔡中
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一人獻詐降計
耳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肯苦楚如何肯
信蓋曰某自破虜將軍重用到今雖肝腦塗

地心亦無怨瑜拜而謝曰君若肯行此計則
江東之萬阜也蓋曰某死亦無怨遂謝而出
次日鳴鼓大會諸將咸集列於帳下孔明亦
在坐次周瑜曰操引百萬之衆連絡三百餘
里非一日可破吾糧草蓄積累年積月諸將
船上各止許闊三箇月糧草諸將准備禦敵
言未畢黃蓋進曰都督教問多少糧草瑜曰
只支三箇月蓋曰便支三十箇月糧草也不
濟事若是這箇月破的便破若是這箇月破

不的只可依張子布之言棄甲倒戈北面而
降之周瑜勃然變色大怒而言曰吾奉吳王
之命籌畫已定若有再言降者必斬之衆官
向面相看今兩軍相敵之際汝爲先鋒安敢
慢吾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衆唱左右便斬
首來黃蓋亦怒曰吾自隨破虜將軍縱橫東
南已歷三世那有你來瑜大怒喝斬甘寧進
前告曰公覆乃東吳之舊臣可以恕之瑜喝
之曰汝何等之人敢多言亂吾法受即先喝

左右將其寧亂棒打出去衆官皆跪下告曰
蓋罪可誅但於軍不利都督寬恕權且寄罪
破曹之後問亦未遲瑜怒未息衆官苦苦哀
告瑜曰若不看衆官面皮決斬汝首級既犯
吾令且暫免死左右拖翻打一百春杖以正
其罪諸官又告瑜掀翻案桌跪退諸官使教
行杖將黃蓋剥去衣服拖翻在地咬牙切齒
喝令毒打打五十毒杖諸官又告望恕黃蓋
瑜躍起身指黃蓋曰汝敢小觑我耶且寄下

五十棍再有意慢二罪但罰恨聲不絕而入
帳中衆官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逆
流扶到帳中昏絕幾番動問之人無不下淚
魯肅也到看開了回到孔明船上肅曰今日
公瑾罪責於公覆我等皆尋他部下不敢犯
顏苦勸先生是客何故袖手傍觀不發一語
也孔明笑曰子敬欺我肅曰某與先生渡江
以來未嘗有事相欺何故出此言也孔明曰
子敬如何不知兵法有鬼麻不測之機今日

公瑾欲殺黃蓋故毒打之乃其計也吾何勸
之肅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以瞞過曹
操今必令黃蓋詐降却教蔡中蔡和報其事
夫如見公瑾切勿言亮知之只說亮也埋怨
肅回見瑜邀入帳內肅曰今日何故痛責黃
蓋也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安者
不敢明言也瑜曰孔明知否肅曰他也埋怨
都督感情薄瑜笑曰今當須瞞過他肅曰何
謂也瑜曰今日打黃蓋者乃計也欲令他詐

降先須用苦肉計瞞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
可決勝也肅乃暗思孔明之高才不敢明言
却說黃蓋卧於帳中諸將皆來動問蓋不言
語但長吁不已小軍忽報參謀特來動問蓋
令人請入對面而坐蓋叱退左右闕澤曰將
軍莫非與都督有讐蓋曰非也其觀看遍軍
中絕無一人可爲心腹者惟先生素有忠義
之心故敢以心腹告之闕澤曰公之受責莫
非苦肉計也蓋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公瑾一

動一靜某已料九分蓋曰某受吳侯三世之恩無以報之故獻此計以破曹操肉雖受苦亦無恨矣澤曰公之告我無非要澤獻詐降書否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仗義否澤欣然而應諾曰大丈夫處世從事於人不能立功建業甘與腐物同盡真可羞也既公覆捨命而報東吳闕澤何惜螻蟻之微生哉黃蓋滾下床來拜而謝之澤曰事不可緩卽當便行蓋曰書已脩下了澤領了書只就當夜扮作

漁翁一人駕小舟望北岸循水而行是夜寒星滿天三更時候早到水寨巡江軍士拿住澤曰便報丞相去東吳闕澤有机密大事特來拜見是夜肅操在旱寨內軍士報入來操曰莫非是奸細麼軍士曰只是一漁翁別無夾帶操便教引將入來天色未明帳上秉燭而坐軍士引闕澤至肅操曰吾聞汝是東吳叅謀來此何幹澤曰人言曹丞相之求士如大旱之望雲霓今觀此問甚不相合黃公

覆汝又錯尋思了也重言一遍操曰吾與東
吳旦夕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也澤曰
黃公覆在於東吳已歷三世乃舊功臣今被
周瑜於衆軍之前痛決一頓氣無所出特告
於我我與公覆情同骨肉思無報讎之路還
獻密書歸投丞相縱將糧食軍器以為托獻
未知丞相肯容納否操曰黃公覆特使先生
來降投密書在何處關澤取書呈上操拆書
就几上觀看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十餘次

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黃蓋用苦肉計令汝
下詐降書就中取事敢來戲侮於吾耶便教
左右推出斬訖報來左右將關澤箴下推轉
待斬關澤面不改色仰天大笑操教牽回吾
已識破奸計斬汝首級何故哂之關澤曰吾
不笑你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操曰何不識
人耳澤曰殺便殺何必問也操曰吾自幼熟
讀兵書足知奸詐之道汝只好瞞別人如何
瞞得我澤曰且說書中那件事是好處操曰

我說破你那脫空處教你死亦瞑目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如何不明約幾時今你有什么理說關澤聽罷曰汝不惶恐敢諍年幼熟讀兵書若戰必被周瑜擒矣無學之輩可惜吾屈死汝手操曰何謂我無學澤曰汝既通書不識機謀不明道理故知必敗耳操曰且放他看說我幾般不是處若果理直氣壯必有議論澤曰某見汝無有守賢之禮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操曰願聞高論澤曰豈不聞背

王作竊安可期乎這話言那背王謀反如何約日期倘有了日期急下不得手這裡接應必然泄漏只是但得便就行矣曹操是箇聰明人一點便悟下席復禮適來曹操見事不明誤犯尊威幸勿掛意澤曰吾與黃公瓚傾心投降如嬰兒望於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公能建忠義之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曰某等非爲爵祿耳但應天順人矣操取酒以待之少刻有人於操耳邊私語

操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密書呈上操觀笑容頗喜關澤暗思必是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故喜其事真實也操良久曰煩先生再回江東與黃公覆約的當日期先通消息過江吾以兵接應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復還矣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操曰若他人去事必泄漏關澤再三推辭只恐曹操心疑良久曰若去則不敢久停便當行矣操賜金珠澤皆不受別操再駕扁舟飛奔江東而來

三國志卷十

二十三

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辯則蓋徒受苦矣澤曰吾今去其寧寨中探蔡和蔡中去也蓋曰善取便而行澤至寨寧問先生何來寧曰帳上見將軍被辱吾甚不平寧笑而不答忽蔡和蔡中至澤以目送其寧已會關澤之意寧曰只顯他能念不以我等為念吾今無意相待蓋見江左人物也四人坐定其寧但咬牙恨齒怒髮冲冠而不言澤乃虛與寧耳邊低語寧低首不語長歎數聲蔡和蔡

中見寧澤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軍何故
煩惱先生有何不平澤曰吾等腹中之苦汝
豈知也蔡和曰莫非肯吳投操耶關澤失色
且寧起拔劍而言曰事已敗露不可留反人
在寨倘若傳說人知吾事敗矣蔡和蔡中慌
曰二公勿憂心退左右吾有心腹之論寧曰
可速言之蔡和曰吾乃操公所使來許降也
二公若有順心吾當引進寧曰若如此天賜
使也澤將黃蓋事說知二蔡曰吾已報知丞

相美澤曰吾於丞相處見書特來見與霸美
寧曰大丈夫既遇明主當竭力助之四人共
飲同論心腹蔡和即時寫書報曹操關澤之
計台為糜兵第一功也蔡和自發書報曹操
說甘寧反吳與其同為內應關澤另馳書遣
人報過江去黃蓋動身未知何日但看船頭
插青牙旗即報船也却說曹操連得二書心
中疑惑不信聚眾謀士商議操曰誰敢往江
東打聽操言未畢一人應聲而出曰某願往

畢竟是誰

龐統進獻連環計

曹操言江左甘寧被周瑜耻辱亦願內應黃蓋受責五十却令闕澤納降又有書到此未可深信誰敢直入周瑜寨中走一遭蔣幹曰前者不成功而心中自羞今捨一命再往如不事成甘當軍令操大喜即時令蔣幹上船幹駕小舟遙到江南水寨邊便使人轉報周瑜聽得幹又到頂祝天地吾之成功只在此

人身上遂令人分付如此如此原來龐統亦曾對周瑜說若破曹操必用火攻瑜曰吾已定計了也統曰大江面上一船着火餘船四散如何燒得除非獻連環計教他釘作一處然後可用火攻瑜曰只是操奸猾如何去得正無理會却纔聽得蔣幹又來瑜因此大喜乃坐於帳上使人請幹幹見不來接心中疑慮教把船於僻靜岸口纜繫乃隨人入寨中來見周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吾太甚蔣

幹佯笑曰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特來吐心
腹事何故言相欺也瑜曰汝要說吾降除非
海枯石爛前番吾想舊交朋友教你痛飲一
醉留你共榻你却盜吾私書不辭而去乃報
曹操殺了蔡瑁張允致使大事不成皆是汝
也蔡和蔡中斬近降吾友又來動說詞也吾
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本待送你過去爭
柰我一二日之間便要破曹賊也待留你在
寨中必然漏泄左右在那裏可送子翼往西

山庵中歇息待吾破了曹操那時渡你過江
未遲蔣幹再欲開言周瑜已入帳後左右取
馬與蔣幹乘之送到西山背後於小庵歇息
撥兩箇軍士扶持幹在庵內心中甚不安
不安是夜星露滿天獨步出庵後只聽得
書之聲信步聽之於山岩畔見草屋數椽內
射燈光幹往窺之見一人掛劍燈前滿
兵書幹思此必異人也叩戶請見其人
迎之儀表非俗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

上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幹曰
何居僻靜獨守答曰周瑜自恃才高不納忠
諫滅賢損德特守於此公乃何人也幹曰吾
乃蔣幹也羣英會上相見何故忘也統曰十
時失忘相請邀入草廩共訴心腹之事幹曰
據公之才何所不宜如肯降曹幹當引進統
曰但恐不用吾了幹曰吾願以性命保之統
曰既有引見之心便當一行如違事必泄矣
幹與統便尋路到江邊却好尋見船連夜投

江北去到操寨中幹先來見曹操備言前事
操請入見出帳而接分賓主坐定問統曰今
周瑜年幼恃才罔衆不用良謀欺及舊賓皆
有退意操心無疑誠心相待飲膳罷操教備
下馬邀統同觀旱寨二人上馬高望之
統曰真恃才也操曰先生勿得隱諱願教之
統曰傍山依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進退曲
折雖古之孫吳再生穰苴復出而不過於此
矣龐統曲為褒貶非真心也操大喜於是又

觀水寨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皆有瞭矐戰
艦列爲城廓中藏小船往來有巷起伏有
統笑曰某聞丞相用兵如神今觀果實也指
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尅期必亡操曰某聞
士元乃吾師也望賜指示勿吝見教統曰以
此論之龐統不及怎敢妄言耶操大喜回寨
請入寨中置酒相飲共談孫吳兵法諸家陣
圖三畧六韜之書滔滔如流操慙歎相待統
乃佯醉而言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操問何

用統曰水軍多疾須用妙手治之此時操軍
不服水土多生嘔吐之疾死者無數操正慮
此忽聞此言如何不問統曰兵法陣法皆是
但可惜不全矣操再三請問統曰統有一策
使大小水軍並無疾病人皆安穩而獲全功
又問之統曰蓋因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
不息中原之人不慣乘舟致使生患若以大
船小舟各皆配芥或三十爲一排或五十爲
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上鋪濶板休言人可

渡馬亦可走矣人若乘此任隨風浪潮水上
下復何懼哉曹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之良
謀安能破東吳耶統曰愚之淺見丞相自裁
之操卽時傳令喚軍中鐵匠連夜打造連環
大釘鎖住船隻諸軍聞之俱各喜悅龐統又
言某觀江左俊傑多有怨周瑜者吾憑三寸
舌與丞相說之先破周瑜則刻備無所用矣
操曰先生果然能成大功願請奉封爲三公
之列統曰某非爲富貴但欲救萬民矣丞相

渡江慎勿殺害操曰吾替天行道安敢殺戮
人民耶統拜求榜文以安宗族操曰先生家
屬見居何處統曰只在江邊若得此榜可保
全族矣操命馮榜舍押付統統拜謝辭別曰
可速進兵休待周瑜知覺操然之統別訖至
江邊正欲下船岸側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
住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鬪灑下詐
降書你又來獻連環計只恐燒不盡絕你們
把出這等毒手來只好瞞曹操也須瞞我不

得說得龐統魂飛魄散統急問曰汝何人也
答曰吾乃徐庶也統聞是故人心下稍定回
顧左右無人乃曰汝果如此可惜江南八十
一州百姓皆是你送了也庶曰此間八十三
萬人馬性命如何統曰吾若懼死不來江北
庶曰吾感劉皇叔之恩未嘗忘報曹操送了
吾老母吾已言終身不設一謀今爲此事吾
安肯破你良策只是吾亦隨軍在此南軍一
到玉石不分豈能免難乎君當教我脫身之

術我卽緘口遠避矣龐統笑曰兀直如此高
見遠識眼底纖粟之計有何難哉庶曰願先
生教之統去徐庶且邊畧說數句庶拜曰吾
平生所許劉玄德有伏龍鳳雛才高天下以
此論之不虛言也重承活命之賜龐統別却
徐庶下船回報周瑜只說徐庶當晚密使近
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次日寨中三三五五
交頭接耳而說少刻人來報知曹操說西涼
州韓遂馬超謀反殺奔許都來操大驚急聚

衆謀士商議操曰吾自引兵南征心中所憂者韓遂馬超耳軍中謠言未別虛實不可不防誰可代吾一往言未畢徐庶進曰自蒙丞相收錄重用恨無寸功報効請得三千人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其緊急再行告報操喜曰若得元直公去吾不憂矣三關之上亦有軍兵公統領之日下撥三千馬步軍命臧霸爲先鋒星夜往去不可稽遲徐庶辭了曹操與臧霸便行此便是龐統救徐庶曹操

得徐庶去了心中稍安操遂上馬先看沿江旱寨次看水寨乘大船一隻於中央上建帥字旌號兩傍皆列水軍船上埋伏弓弩千張曹操居於上此時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晴明平風靜浪操令置酒設樂於大船之上吾今夕欲會諸將天色向晚東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長江一帶如橫素練操坐大舟之上左右侍御者皆錦衣繡襖荷戈執戟何止數百人命文武等官各依階位而

坐操指南屏山如畫東視柴桑之境西觀夏
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觀烏林四顧空闊心中
暗喜操曰吾自起義兵以來與國家去凶除
害誓願掃清四海削平天下但所未得者江
南也吾得此江南富饒之地可以富國強兵
今手下有百萬雄師更有諸公用命効力何
不成功紫耶牧服江南之後別無事矣與諸
公共享富貴以樂太平吾不忘今日之語公
幸留意焉文武皆起而稱謝曰願得早和凱

歌終身皆賴主公之福操大喜命左右行酒
飲至半夜操酒酣遙指南岸曰周瑜魯肅不
識天時幸有歸順之人為彼心腹之患此天
助吾也荀攸曰丞相勿言恐有泄漏操大笑
曰吾觀座上諸公近侍左右皆孤心腹之人
也言之何碍又指夏口曰劉備諸葛亮汝不
料蠅蟻之夕操城五泰山之重也顧與諸將
曰吾今年五十四歲美如得江南必有所喜
昔日為公與吾至契托二女欲令侍吾吾視

之皆有國色不料被孫策周瑜之所娶吾新
構銅雀臺於漳水之上如得江南可娶二喬
置之臺上以足吾願言訖大笑不止忽聞羣
鶴之聲望南飛鳴而去操問曰此鶴緣何夜
鳴左右荅曰鴉見月明將謂曉美故離樹而
鳴也操又笑不止此時酒酣教取樂立於船
頭之上取酒奠於江中滿飲三爵橫槊與諸
將曰吾持此槊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
紹深入塞北直抵遼東縱橫天下真乃大丈

夫之志也况對此景甚有慷慨吾當作歌汝
等和之歌罷眾和之忽見坐間一人進曰大
軍相當之際將士用命之時丞相何故出此
不吉之言操視之乃揚州刺史沛國相人也
姓劉名馥字元穎本人起至合肥創立州治
聚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深溝高
壘結甲利兵積芟倉之粟作草店數千椽貯
魚膏數百斛為守戢之具久事曹公多立功
蹟馥曰丞相何故出此不利之言乎操曰何

為不利馥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
無技可依此大不利之言也操大怒汝安敢
敗吾興也手起一槊刺死劉馥遂乃罷宴次
日酒醒悔恨不已馥子劉熙告請父屍歸葬
田里操泣曰吾醉昨夜誤傷汝父悔之無及
可以三公厚禮葬之命請送靈柩即日而回
水軍都督毛玠請曹操看水軍擺布如何

曹操三江調水軍

毛玠于禁請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以搭配

停當旌旗戰具一一俱備請丞相調遣翌日
進兵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坐定喚集諸將
各各聽令並宜遵守隊伍聽候進發水軍中
央黃旗毛玠于禁水軍前軍紅旗張郃水軍
後軍皂旗呂虔水軍左軍青旗文聘水軍右
軍白旗呂通馬步前軍紅旗徐晃馬步後軍
皂旗李典馬步左軍青旗樂進馬步右軍白
旗夏侯淵水陸路都督應使夏侯惇曹洪護
衛往來監戰使二員許褚張遼其餘驍將各

依隊伍曹操令水軍寨中發插三通令各隊
伍戰船分門而出於三江水面乘駕是日西
北風驟起各船皆棹而出搖動出門拽起風
帆衝浪激皮穩如平地北軍在船上踴躍施
勇刺鎗使刀帶操觀之心中大喜以為必勝
之法前後左右軍皆試船旗幡不雜又有小
船五十餘隻往來巡警催督操立於將臺之
上觀看訓練已畢教收任帆慢各依次序回
寨、有二十四門各用戰船縱橫週圍護送

二回卷十

操賞軍勞將與諸謀士曰若非天命助我安
得鳳雛之妙計耶果然渡江如履平地之穩
吾到南岸人馬可一擁而上程昱進曰船皆
連鎖固是平穩且隄防火攻難以迴避操大
笑曰程仲德雖然有遠慮之謀可惜不知用
兵之法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未知丞相之
見請問如何是不知用兵之計操曰夫為大
將者先明天時次察地理然後以法用兵多
算勝少算不勝何況無算乎方今隆冬之際

但有西風北風何嘗有東風與南風耶吾居
於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若用火攻必乘
風力以發之彼如何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
何懼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時何敢不隄備耶
諸將皆頓首拜伏曰丞相智畧包羅天地豈
等閑之所及哉操顧諸將曰青徐燕代之衆
不慣乘舟今非此計安能涉大江之險班部
中二將挺身而出曰小將雖幽燕之人也能
乘舟今願借巡船二十隻直至江口先奪旗

三國志卷十

三十六

鼓船隻而還以顯北軍亦能乘舟楫也操視
之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汝等
皆生長北方恐乘舟不得其便江南之兵生
於長江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勿輕以性命
為兒戲耳焦觸張南大叫曰如其不勝即當
軍法操曰戰船盡以連鎖惟有小舟每隻船
上可容二十人恐其未便觸曰若用大船何
足為奇可望付小舟二十餘隻某與張南各
引一半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須要奪旗斬

將而還操曰吾與汝二十隻船差撥精銳軍
五百人皆長鎗硬弩到來日天明將大寨船
到於江南遠為之勢又差文聘亦領三十隻
巡船接應汝回焦觸張南欣喜而退次日四
更造飯五更結束已定早聽得水寨中擂鼓
鳴金皆出寨門分布水面上長江一帶青紅
旗號交雜焦觸張南早到哨船二十隻穿寨
而出遙望江面進發却說南岸隔夜聽得鼓
聲喧震已報入中軍遙望曹操調練水軍周

瑜往山頂觀之操已收盡次日忽聞鼓震使
人急上高阜之早見小船衝波而來飛報中
軍周瑜聽得問帳下誰敢先出韓當周泰二
人齊出曰某當權為先鋒破敵瑜喜教傳令
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哨
船五隻分左右而出却說焦觸張南憑一勇
性飛棹小船而來韓當獨披掩心手執長鎗
立於船頭焦觸船先到急呼軍士亂射之正
與韓當船頭相抵當用牌遮隔焦觸默長鎗

與韓當交鋒當手起一鎗刺死焦觸其船急
回隔斜裏周泰船出張南挺鎗於船頭交鋒
兩邊弓矢亂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兩
船相離七八尺泰卽飛身一躍直躍過張南
船上手起刀落砍張南於水中亂殺駕舟軍
士韓當船齊到十隻船盡皆趕敗走船於半
江之中與文聘船相迎兩港擺定船隻斬殺
却說周瑜立於山頂與謀士遙望江北水面
艨艟戰船排合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回

看文聘與韓當周泰截江相待文聘與韓當
周泰盡力而戰文聘抵敵不住而走韓周急
催船趕周瑜恐深入重地便將白旗招勸令
衆鳴金周韓遂揮棹而回文聘回報焦觸張
南已破南將所殺操亦愜快不已收軍回寨
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水寨瑜觀之
顧與謀士曰江此船隻如蘆葦之密兼操有
智謀之將何計以破之衆未及對忽然見原
軍寨中一風吹折中央黃旗隨入江中瑜大

笑曰未及破曹先有警報耳操軍見中央旗
拆各有驚忽之意操下令云惑衆者斬由是
軍心方定周瑜正觀之際忽狂風大作下觀
江水奔濤拍岸一陣風過刮旗角於周瑜臉
上瑜猛然想起一事上心大叫一聲往後別
倒口吐鮮血諸將大驚急急救時不省人事
扶持下山歸到寨中未知性命如何諸將皆
來動問不知其意盡皆愕然相顧而言曰江
北岸百萬之衆虎踞鯨吞不意都督如此倘

若曹兵一至如之奈何慌差人申報吳侯知
曾却說魯肅心中疑惑不定來見孔明言周
瑜卒病之事孔明日公以爲何如肅曰此乃
曹操之福江東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
亮亦能醫乎到安全也肅曰誠如此則國家
萬幸卽請孔明同去探病肅先入見周瑜、
以被蒙頭而卧肅曰都督病勢若何周瑜口
心腹攬痛時復昏迷肅曰曾服何藥餌瑜曰
心中嘔逆藥不能下肅曰適來請到孔明言

說都督染患孔明言手到便除見在帳前煩
來醫治瑜命請入乃扶起坐於床榻之上孔
明日連日不臥君頗何由貴體不安瑜曰人
有旦夕禍福豈能保即孔明日天有不測
風雲人豈能料乎瑜聞失色乃作呻吟之聲
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覺煩積乎瑜曰然孔明
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
無效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一呼一吸
之間自然全可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

挑之曰欲得順氣當服何藥孔明笑曰亮有
一方便教都督氣順瑜乃正容問之曰願先
生教之孔明索紙筆屏退左右密書十六字
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孔
明寫畢授與周瑜孔明曰此病源之妙用也
瑜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吾
心間之事只得盡情告之瑜笑曰先生已知
病源將何治之專在危急望賜教之孔明曰
亮雖不曾遇異人傳授八門遁甲天書上

可以呼風喚雨役鬼驅神中可以布陣排
安民定國不可以趨吉避凶全身遠害都督
若要東南風時可於南屏山建築一臺名曰
七星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手執
旗幡圍遶亮於上作用借三日三夜東南大
風即都督用兵如何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
得一夜大風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
可遲緩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至
二十二日丙寅乃風息如何瑜大喜曰便差

四乙

五百精壯軍士築壇撥一百二十人執旗守
壇聽候使令如此則周瑜便起調兵孔明即
領諸於魯肅上馬來南屏山相度地勢令軍
兵取東南方赤土築壇方圓二十四丈每一
層高三尺共計九尺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
東方七面青旗按角亢氏房心尾箕布蒼龍
之形北方七面皂旗按斗牛女虛危室壁作
玄武之勢西方七面白旗按奎婁胃昂畢嘴
參路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紅旗按井鬼柳星

張翼軫成朱雀之狀第二層周圍黃旗六十
四面按六十四卦分位而立上一層用四人
各人戴束髮冠皂羅袍鳳衣博帶朱履方巾
前左立一人手執長竿竿尖上用鷄羽爲葆
以招風信前右一人手執長竿竿上繫七星
號帶以表風色後左一人捧寶劍後右一人
俵香爐壇下二十四人各持旌旗寶蓋大戟
長戈黃鉞白旌朱幡皂纛音道環遶四面壇臺
已成壇幡已布專等孔明登壇作法十一月

二十日是甲子吉辰孔明沐浴清齋身披道
衣散髮跣足來到壇前分付魯肅曰子敬自
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不可有悞倘錯過東
風不可有怪但看東南風起任便行事魯肅
去了孔明囑付守壇將士不許擅離方位不
許交頭接耳不許失口亂言不許失驚打怪
如違吾令者斬之衆皆領命孔明緩步登壇
觀瞻方位已定焚香於爐注水於盃仰天暗
祝下壇入帳中少息令軍士更替喫飯孔明

上壇三次下壇三次並不見風却說周瑜請
程普魯肅一般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
風起便調兵出一面閃報吳侯孫權接應此
時黃蓋已自準備下火船二十隻船頭密布
大釘船內裝載蘆葦乾柴灌以魚油上鋪硫
黃焰硝引燥之物各用青布油單遮蓋船頭
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舸選二百精銳
水手在帳下聽候只等周瑜帳中號令下來
此時甘寧關澤高盤蔡和蔡中在水寨中每

三日
四
日飲酒不放一卒登岸週圍盡是東吳軍馬
把得水世不通只等張上號令下來
營寨探掌準備斯殺周瑜正在帳中坐議探
子來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
都督好音瑜即差魯肅通告各部下官兵將
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檣等物號令一出
時刻休違倘有違悞即按軍法各部回報一
切俱辦只等指揮是日看、近夜天色晴明
微風不動瑜對魯肅說孔明之言謬也隆冬

之時怎得東南風乎肅曰吾料孔明不敢謬
漸、近三更時分忽聽得風聲響旗幡動轉
瑜出帳觀旗脚竟飄西北瑜駭然曰此人
有奪天地造化之功有鬼神不測之術若欲留
之乃東吳之禍根周瑜之大患也必殺之免
生他日之憂急喚帳前守護中軍左右校尉
丁奉徐盛二將稍帶二百人用船一隻隨徐
盛從江內來一百人跟丁奉從旱路去如到
南屏山七星壇前休問長短掣住諸葛亮碎
三國志卷十一

四四

宛萬段將那顆頭來請功二將欣然領命去
了徐盛下船一百刀斧手蕩開棹槳丁奉上
馬一百弓箭手各跨征駒往南屏山離大寨
只十餘里兩路來殺孔明於路正迎着東南
詩 一夜東風起江干 百萬雄兵盡膽寒
曰 諸葛身亡千載後 再無人上七星壇
當日徐盛丁奉飛奔壇前丁奉馬軍先到見
壇上執旗將士當風而立丁奉下馬提劍上
壇不見孔明慌問守壇將士荅曰軍師

却纜下壇去了丁奉來尋盛盛船已到二人
來趕孔明忽見江邊小卒曰昨晚一隻快船
停在前面灘口傍晚却見先生披髮下船那
船望上水去了丁奉徐盛水陸兩路追襲徐
盛教拽起蒲帆搶風而使遙望前船不遠徐
盛立於船頭高聲大叫軍師休去都督有請
只見孔明立於船尾大笑而言曰上覆都督
好好用兵諸葛亮誓回夏口異日再容相見
徐盛曰誓請少住有緊急說話孔明曰吾已

料定都督不能容吾必來相害預先教趙子
龍等候多時將軍休來追趕徐盛見前船無
蓬只顧趕去看看至近趙雲拈弓搭箭立於
船尾大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奉將軍令
特來接軍師本待一箭射殺你來顯得兩家
失了和氣教你知我手段言訖箭到處射斷
拽蓬索那蓬墜落下水其船便橫趙雲却教
拽起蒲帆乘順風而去其船如飛追之不及
岸上丁奉慌喚徐盛船近岸言曰諸葛亮神

机妙算人不可及更兼趙雲有萬夫百當之
勇汝知他當陽長坂時否吾等只消回話便
了因此二人回見周瑜說孔明預先約趙雲
在岸口迎接去了周瑜大驚曰此人如此使
吾曉夜不安矣若不與曹操連和擒劉備諸
葛亮以絕後患事有反覆如何亦壓慶兵

周公瑾亦壓慶兵

魯肅諫曰豈以小失而廢大事曹操甚於劉
備十倍若不先除喪無日矣事成之後却再

國之周瑜從肅之言喚集諸將聽令先教甘
寧帶了蔡中并降卒沿南岸而進只打北軍
旗號直取烏林地面正當曹操屯糧之所深
入軍中舉火為號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
我有用處甘寧領計去了第一喚太史慈分
付你可領三千兵直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
泥接應之兵就逼曹兵放火為號盡看紅旗
便是吳侯接應兵到這兩隊兵最遠先發第
三喚呂蒙領三千兵上烏林接應甘寧焚燒

曹操寨柵第四喚凌統引三千軍直截夷陵
界首只看烏林火起以兵應之第五喚董襲
引三千軍直取漢陽從漢川殺潰曹操寨中
看白旗接應第六喚潘璋引三千軍盡打白
旗隨從取漢陽接應董襲六隊船隻各自分
兵去了却令黃蓋使小卒馳書報操云言今
夜二更任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卽當盡之
糧船也比及黃蓋安排火船背後撥四隻戰
船以爲策應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

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第四
隊領兵軍官陳武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前
面各擺列火船二十隻壓陣周瑜程普在大
艖艖上調兵左有徐盛右有丁奉只留魯肅
共關澤羅統及衆謀士守寨伺候成功却說
吳侯孫權差使者持兵符至說已差陸遜爲
先鋒直抵蘄黃地回進兵吳侯自爲後應周
瑜調兵救應有法程普欽服不已瑜又差人
四山放火砲箭并山舉號旗一齊準備已定

只等黃昏話分兩頭却說劉玄德在於夏口
專候孔明回忽見一宗船到乃是公子劉琦
自來探消息玄德請敵樓上坐說東南風起
多時子龍去接孔明至今不見到吾心甚憂
小校指樊口港上一把風送扁舟來到必軍
師也玄德劉琦下樓近接須臾到岸孔明子
龍登岸玄德笑容款別問候畢孔明曰但無
閒暇告訴周折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等已齊
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孔明與

二回

卷

四

趙雲曰子龍可帶三千軍馬渡江奪取烏林
小路棟樹木蘆葦各處埋伏今夜四更之後
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等他軍馬過就半
中門放起火來雖然不殺他盡絕也殺一半
趙雲曰烏林有兩條路一條通南郡一條取
荊州不知向那條路來孔明曰南郡勢迫曹
操不敢往必來荊州然後大軍殺許昌而去
雲領計去了又喚張飛曰韋德你可領三千
兵渡江截後夷陵這條路去葫蘆谷口埋伏

曹操不敢走南夷陵必望北夷陵去來日雨
過必然來埋鍋造飯只看煙起便就山邊放
起火雖然不捉得曹操翼德這場功料也不
善張飛領計去了又喚糜竺糜芳劉封三人
各駕船隻遶江勦虜收軍奪取器械三人領
計去了孔明起身與公子劉琦曰武昌一望
之地尤爲緊要公子便回率領所帶之兵陳
於岸口操一敗必有逃來若就而擒之却不
可輕離城郭劉琦便辭玄德孔明去了孔明

與玄德曰主公可於樊口屯兵凭高而望坐
看今夜周郎成大功矣時有雲長在側孔明
全然不採雲長思之半晌忍耐不住乃高聲
曰關羽自隨兄長征戰許多年來未嘗相離
今日逢大敵不肯委用此是何意孔明笑曰
雲長勿怪某本欲煩足下把一箇最要緊的
隘口爭奈有些違碍不敢教去雲長曰有何
違碍願請見論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
厚庶以報之今日操兵敗必走華容道若令

是下去時必然放他過去因此不敢教去雲
長曰軍師好心多當初曹操是重待其其已
殺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圍已報訖今日撞
見豈有於免孔明曰倘若放了時然後如何
雲長曰願依軍法孔明曰如此立下文書雲
長與了軍令狀雲長曰若曹操不從那條路
上來如何孔明曰我與你軍令狀玄德大喜
孔明曰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處堆積
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來雲長曰曹操
三月十七日
卷十
五十一

望見烟知有埋伏如何肯來孔明笑曰豈不
聞兵書有二實：虛：之論操雖能用兵只
此可以瞞過他也他見烟起料為虛張聲勢
必然投這條路來將軍休得容情雲長領了
將令引關平周倉并五百校刀手投華容道
埋伏去了玄德曰吾弟雲長義氣深重曹操
果然殺華容道去時只恐端的放了孔明曰
亮夜觀乾象曹操不合身亡留這恩念教雲
長做人情亦是美事玄德曰先生神筭世罕

及也孔明曰來日大雨之後曹操必走華容道吾今與主公往樊口看周瑜用計留孫乾簡雍守城即便而行却說曹操在大寨中與衆將商議只等黃蓋消息當日東南風起甚緊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甚是不祥望丞相察之操笑曰冬至一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爲恠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到說有黃蓋密書操教急喚入其人呈上書書中訴說周瑜關防得緊因此

無計脫身今撥得鄱陽湖新運到糧盡已裝載了當見今周瑜差蓋巡哨已有方便黃蓋好及殺江東名將獻首納降料是只在今晚二更船上插青龍牙旗卽糧船也操大喜遂與衆將來水寨中大船上觀望黃蓋船到却說江東天色向晚周瑜喚出蔡和令軍士縛到和叫無罪瑜曰汝是何等人敢來詐降吾今缺少福物祭旗願借你首級和抵賴不過大叫曰汝家闕澤社竈亦曾預謀瑜曰皆吾

之所使也蔡和悔之無及瑜令從至江邊卓
燹旗下奠酒燒紙一刀斬了蔡和用血祭旗
畢便令開船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獨披掩
心手提利刃旗上大書先鋒黃蓋蓋乘一天
順風望赤壁進發是時東風大作波浪洶湧
曹操在中軍遙望隔江看月上照耀江水
如萬道金蛇奔波戲水操迎風大笑自言
得志忽一軍指說江南上隱一簇帆幔使
風而來操凭高望之報稱皆插青龍牙旗內

甲有大旗上書先鋒黃蓋名字操笑曰公瑾
來降此天助吾也來船漸近程昱看之良久
覆曹操曰來船必詐且休教近寨操曰何以
知之程昱曰根在船中重而且穩今觀來船
輕而且浮更氣今夜東風甚緊倘有詐謀何
以當之操曰愚誰去止之文聘曰某在水上
頗熟願當一任言畢跳下小船用手一指上
墩隻巡船聞文聘聲出馳立於船頭大呼水
相詞首領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拋住繫軍手

叫決下了。遂言未絕，弓弦響，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船上四沸，各自奔回船。到操寨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趁火勢，船如箭發，烟火漲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所撞之處，盡皆釘住。隔江砲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口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曹操回觀岸上營寨幾處，烟火黃蓋跳在小船上，背後人駕舟冒烟突火來尋曹操，見勢急欲待跳岸。

上張遼駕一小脚船扶操下得船時，那隻大船已自着了。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在小船中飛奔岸口，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料是曹操，黃蓋脚踏船頭，手提利刃，高聲大叫：「曹賊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聲。黃蓋船將次赶上張遼，拈弓搭箭，覷着黃蓋較近，一箭射去，黃蓋在火光中那裏聽的，弓弦響，正中肩窩，翻身落水。黃蓋性命如何。

却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
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
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是周瑜程普
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
威此時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看鎗中箭
火焚水溺軍馬死者不計其數

詩 謾誇黃蓋施猛火 須仗諸葛夏口風
曰 况是周郎謀大毒 盈江戰艦一時空
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因此救得曹操

登岸尋着馬匹走時軍已大亂先說韓當冒
烟突火來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到後稍舵
上一人高叫將軍表字韓當聽之但聞高叫
公義救我當曰此必黃公覆也乃急救之果
是黃蓋咬出箭桿箭頭陷在肉內當教急脫
衣用刀刻出箭頭扯旗束之脫自己已戰
與公覆交先令別船送回寨料理只為
黃蓋深知水性大寒之時和甲墮江也逃得
性命不說江中却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

深處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就草上放起火來呂蒙遙望中軍火起也放十數處火接應其寧潘璋董襲分頭放火吶喊四下鼓聲大震曹操共張遼引百餘騎在火林內走遍看前面無一處不着正走之間毛玠救得文聘性命引十數騎到操令一處尋路張遼指道只有烏林地面空濶可走操逕趨烏林地面正走之間背後一軍趕到大叫曹賊休走火光中現出口呂蒙旗號操催軍馬向前留張

遼斷後敵呂蒙前面火把從山峪擡出一軍擺開大叫凌統在此前後掩殺曹操肝膽皆裂忽刺叫一彪軍到大叫丞相休慌徐晃在此引軍混戰衝條走路背後又有一軍過來因此呂蒙凌統戀住斬殺被張遼徐晃保曹操去了操望南走一隊軍馬屯在山坡前徐晃出問乃是袁紹手下舊日降將馬延張顛有三十餘北地軍馬列寨在彼當夜見滿天火起未敢轉動投者曹操、教二將引一千

軍馬開路其餘留着護身操得這枝生力軍
馬心中稍安却說馬延張顛二將飛騎而來
前行不到十里喊聲起一彪軍出馬延問之
那員將大呼曰吾乃東吳甘興霸言未畢一
刀斬延於馬下張顛挺鎗迎之被甘寧大喝
一聲措手不及隨即一刀斬顛於馬下後軍
飛報曹操說二將皆被甘寧斬之操不敢望
南夷陵走撥回馬望西便走路上撞見張郃
操令斷後縱轡加鞭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漸

遠操心方定問曰此是何處數內有荊州降
將曰此是烏林之西宜都之北操見樹木叢
雜山川險峻正行之間於馬上仰面大笑不
止諸將問曰丞相何故大笑操曰吾不笑別
人單笑周瑜無謀孔明無智若果是吾用兵之
時預先要這裏埋下一軍如之奈何因此故
笑說猶未了兩邊鼓聲響處火烟竟天而起
警得曹操幾十隊馬半腰裏一彪軍殺出衆
軍皆叫趙子龍在此等候多時操教徐晃張

卻雙敵趙雲遂乃冒烟突火而去子龍尋思歸師勿掩窮寇休追因此不來追趕只顧奪擄旗幟曹色得脫天色微明黑雲罩地東南風尚然不息驟雨大降渾似盆傾雖寒凜透衣甲冒雨而行行不到兩箇時辰身上無一寸乾衣辰時已後雨止風息諸軍皆有飢色操令軍士往村落中擄掠糧食尋覓火種去不多時又聽得山後火起軍士皆回尋得些小糧米操教載在馬上而行後軍趕到操心

正慌原來却是本部下軍兵爲首將李典許褚保護得衆謀士百餘騎趕到操大喜令軍馬且行間道前面是那裏地面人報一邊是南夷陵大路一邊是北夷陵山路操問那裏投南郡江陵去近伏道人稟曰取南夷陵過葫蘆口去最便操教走南夷陵行至葫蘆口軍皆飢餒行走不上馬亦漸乏走於路倒了者極多操教前回暫住馬上有稍帶得羅鍋的也有村中擄得糧米的便就山邊揀乾處

埋鍋造飯割馬肉燒喫盡皆脫去濕衣於風
頭晒晾馬皆摘鞍野放咽咬草根操坐於踈
林之下仰面大笑諸官問曰適來丞相咲周
瑜諸葛亮引惹出趙子龍拆了許多人馬如
今又笑爲何操曰吾笑諸葛亮周瑜雖有將
才智不足耳若是我用兵時就這箇去處也
埋伏一處軍馬他是以逸待勞之衆吾是救
死不暇之人縱然脫得性命皆不免重傷矣
吾故以咲之說猶未了前軍後軍一齊發喊

操皆棄甲上馬多有不及收馬者四下早有
火烟布合山口一軍擺關爲首者乃燕人張
翼德橫矛立馬大叫操賊下馬受縛諸軍衆
將見了張飛盡皆膽寒許褚騎無鞍馬來戰
張飛張遼徐晃二將縱馬也來夾攻兩邊軍
混戰做一團操先走退諸將各自脫身張飛
從背後來趕曹操走避運奔逃追兵漸遠回
顧衆將多有帶傷者行之間前面有兩條
路軍士覆曰兩條路皆取南郡不知從那條

路去操問那條路近軍士曰大路稍平却遠
五十餘里小路投華容道却近五十餘里只
是地窄路險坑坎難行操令人上山望之回
報小路山邊有數處烟起大路並無動靜操
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諸將曰烽火起處
必有軍馬何故到走這條路操曰豈不聞兵
書有云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諸葛亮多謀故
使數箇小卒於山僻燒烟令我軍不敢從這
條山路走却伏兵在於大路等着吾料已定

因此却走華容衆將皆曰丞相妙策人不可
及遂勒兵走華榮道逕奔荊州於路如何

關雲長義釋曹操

曹操當口引兵走華容道此時人皆飢倒馬
盡走乏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中箭着傷者
勉強而走衣甲濕透箇箇不全軍器旗幡紛
紛不整太平皆是夷陵道上被趕得慌只騎
得剗馬鞍轡衣服盡皆拋棄正值隆冬嚴寒
之時其苦何可勝言望前面而行不到十里

軍馬不進操問爲何回報曰前面是山僻小
路早晨下雨坑塹內積水不流泥陷馬蹄不
能前進操大怒曰軍旅逢山開路遇水壘橋
豈有沈滯不堪行之理傳下號令教老弱中
傷軍士在後慢行強壯者擔土東柴搬草運
薦填塞道路務要即時行動如違令者斬之
多半下馬就路傍砍伐竹木於路填塞操恐
後軍來趕令張遼許褚徐晃引百騎執刀在
手但遲慢者斬之此時軍已飢乏衆皆倒地

操喝令人馬踏踐而行死者不可勝數號哭
之聲於路不絕操怒曰死生有命何哭之如
有再哭者立斬之華容道上三停人馬一停
落後一停填了坑塹一停跟隨曹操過險峻
路稍平妥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並無
衣甲袍鎧整齊者操催行動衆將曰馬盡乏
矣只好少歇操因趕到荊州將息未遲又行
不到數里操在馬上加鞭大咲衆將問丞相
咲者何故操曰人皆言諸葛亮周瑜足智多

謀吾笑其無能爲也今此一敗吾自是欺敵
之過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受
縛矣言未畢一聲砲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
開當中閃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在去
路操皆見了亡魂喪膽四面相覷皆不能言
操在人叢中曰旣到此處只得死一死戰衆
將曰人縱然不怯馬力乏矣戰則必死程昱
曰某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陵弱
人有患難必須救之仁義播於天下丞相舊

日有恩在彼處何不親自告之必脫此難矣
操從其說即時縱馬向前欠身與雲長曰將
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閃某奉軍師
將令等候丞相多時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
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言爲重雲長答曰
昔日閃某雖蒙丞相厚恩某曾解白馬之危
以報之今日奉命豈敢爲私乎復曰五閃斬
將之時還能記否古之人大丈夫處世必以
信義爲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

追子濯孺子者乎雲長聞知低首不語當時
曹操引這件事說猶未了雲長是箇義重如
山之人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雲長思起
五關斬將放他之恩如何不動其心於是把
馬頭勒回與衆軍曰四散擺開這箇分明是
放曹操的意操見雲長勒回馬便和衆將一
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前面衆將已自護
送曹操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衆將下馬哭
拜於地雲長不忍殺之正猶豫中張遼縱馬
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歎一聲並
皆放之

三國志卷十

詩 曹公兵敗走華容 正與雲長狹路逢
曰 蓋爲當初恩義重 故開金鎖走蛟龍
曹操既脫華容之難行至谷口頗所跟隨軍
兵有二十七騎比及天晚已近南郡火把齊
明一簇人馬攔路操曰吾命休矣只見一羣
哨馬衝圍方認得是曹仁軍馬操放心曹
仁接着言道雖知兵敗不敢離遠附近迎接

操曰幾與汝不相見也接入南郡隨後張遼也到言雲長之德陸續敗兵皆隨首將歸南郡操點將校中傷者極多操令將息坐至半夜仰天大慟衆將曰丞相於虎窟龍潭中逃難之時全無懼怯今已到城廓人已得食馬已得料整頓軍馬再去復讐何故痛哭操曰孤哭郭奉孝耳衆將曰郭嘉已喪久矣丞相此哭何意操曰若郭奉孝在不使孤有此大失矣遂搥胸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

哉奉孝衆皆默然次日天曉曹操喚曹仁曰吾今暫回許都收拾軍馬必來報讐汝可保全南郡堅壁休出若攻打至急吾有一計密留在此非急休開開則依計用之百發百中使東吳不敢正視南郡曹洪等親密受之將軍馬盡撥與汝所有荊州原降文武吾盡帶回許都陞用仁曰合肥襄陽誰可守之操曰荊州是汝領之襄陽吾已撥夏侯惇守之合肥最為緊要之地吾令張遼為主將樂進李

典爲副將保守此地但有緩急飛報將來曹操分撥已定遂上馬引七百餘騎連夜奔許昌去曹仁乃遣曹洪據守夷陵南郡之勢以防周瑜却說關雲長引五百校刀手回見玄德此時諸軍皆得馬匹器械錢糧已回夏口精神百倍雲長不獲一人一騎盡皆放了空回見玄德孔明正在廳上作賀忽報雲長至孔明忙離坐席執盃相迎曰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與普天下除其大害合宜遠接慶

賀雲長默然孔明曰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曾遠接回顧左右曰汝等緣何不先報覆雲長曰關某特來請死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曾投華容道上來也雲長曰是從那裏來關某無能因此走透孔明曰拏得甚將士來雲長曰皆不曾拏的孔明曰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了昔日漢高祖斬丁公封雍齒所以正軍法也王法乃國家之典刑豈容人情哉既以遺下軍令狀罪不能免推出斬之

以正軍法書長性命未知如何

卷上

軍法書長



